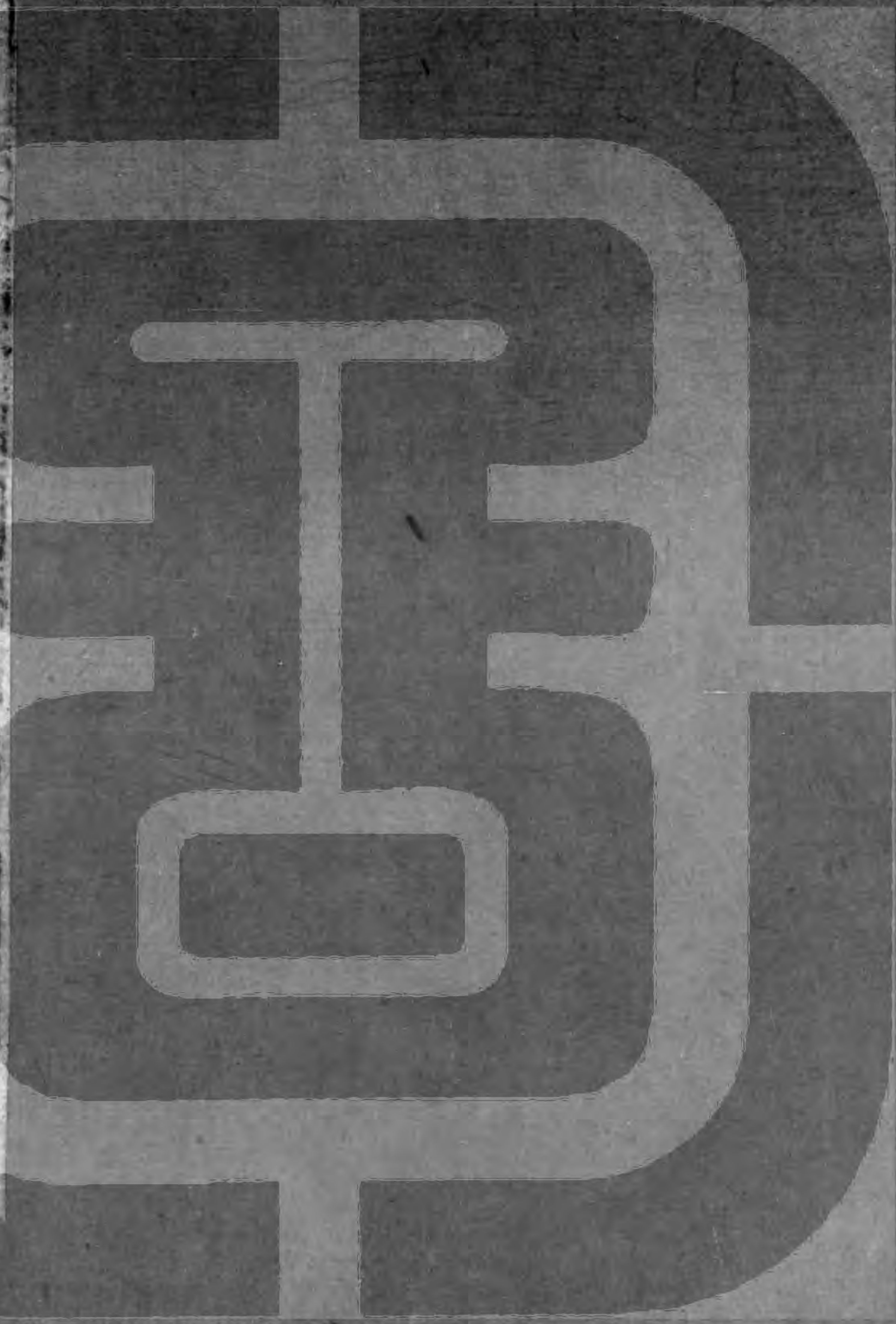


新安文獻志

卷之六十七

乙

行實神蹟道原忠孝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一

行實神蹟

梁將軍程忠壯公靈洗碑

胡經論

陰陽愆違水旱不節誰其序之天災流行人物疵病誰其禦之明為人
 福幽為神助誰其尸之凜凜卒克當其任者吾忠壯公之神歟公姓程
 諱靈洗字元滌其先出於黃帝重黎之後自休父仕周宣王為大司馬
 封程伯其後曰嬰仕晉平公有託孤之德封忠誠君東晉時諱元譚者
 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宅于歙黃墩子孫遂以為桑梓自元譚
 六世生天祚仕宋為山陽內史九世生茂仕梁為郢州長史皆以忠勇
 聞茂生蒼梁秘書少監蒼生寶惠為本郡儀曹娶安定胡氏而生公公
 性寬惠孝於親友子弟待群下以恕處鄉黨以義別嫌明疑定是非
 無得誰何者所居之偏其湖深廣有神居焉與呂湖為隣呂湖有辰素
 為居民之害湖之神一夕為黃冠見夢于公曰呂湖蜃稔惡于此不早

乙集

圖去民其魚乎明日吾復與戰披帛於肩者我也以公義士敢以相辱
公倘爲助酬報敢後翌日公果率鄉之少年鼓譟於湖側而俟有項湖
水浩蕩雲霧隱暗兩牛角於灘上而有白者屈公挽弓發矢中彼黑者
俄而陰晦廓清湖波澄靜居不更夕有巨魚死於吉陽灘下卽呂湖廢
也至今號其灘曰蜃灘自是呂湖漲塞而居民之害除矣越數日有道
士叩門候公公爲具饌道士曰公嘗有德於我矣又勞雞黍之勤何以
爲報吾妻羽天機書能卜善地當隨我以往至黃牛山以白石識之曰
遷此可暴貴矣公於是爲大夫人壽坐焉梁太寶間侯景之亂公據黟
歙以拒之侯景移軍新安太守蕭隱奔依焉公奉以主盟景不得而陸
梁也其後平徐嗣徽破王琳走周迪敗華皎降元定擒裴寬與士卒同
甘苦錘節制甚嚴而人樂爲之用太清承聖間除散騎常侍建威將軍
累遷新安丹陽太守歷譙州青州豫州刺史巴丘縣侯食邑千戶事武
帝以功授蘭陵南陽太守封遂安縣侯遷太子左衛率事世祖爲豫州

刺史持節西道授都督食邑千戶鼓吹一部班劍四十二人又遷中護軍
出都督郢州廢帝卽位進雲麾將軍封重安縣公卒贈鎮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謚曰忠壯夫人董氏生子二十有一人長文
季有高烈傳于公後餘多以功顯於時今程氏散處四方者其源皆出
黃墩國史家譜載之詳矣故此可得而畧也初公微時其聲名氣節達
于朝廷嘗有鱗視田而詔使踵門公置鱗水中以卜休咎果得吉卜今
尚有鱗卜坑焉其旁則公之宅也今衆水豬爲深湖湖之水清鑿可鑿
時有巨鱗聚浮其中人不得而漁焉號曰相公湖不數百步公之墓也
公嘗自營其兆域以練帛埋之墓前祝曰吾子孫有能大吾門戶當生
大木以爲休證旣而楮木生焉今大且十圍其一不知何代爲風雨所
樞旁出二枝亦合抱矣號曰千年木鄉人遂於其下疊石爲壇以奉祭
祀號曰相公壇公生爲黃墩人死爲黃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疫
疾厲有禱卽應黃墩之民受公之庇爲不淺矣曰牛一曰羊一曰豕一

與夫脯臨之薦莫不特謹故自夏四月及八月土鼓奠不絕其馨
敬乞靈乎祠下者又百餘社陳奠薦餅向其虔也公之壇與里之社按
字春秋成祭以公配焉公之功德與勾龍氏相為終始乎暨今數百年
而益大故凡請於廟者皆願豐碑以識公之始末里人方汝舟實成
之捐金刻石求記於麟惟公歷事梁陳功業著矣雲仍誦誦以文章登
顯位者代不乏人固有能發潛德之幽光以傳不朽而乃屬記於麟其
不贅乎蓋嘗證於夢寐而食課所憑何敢不勉謹按圖經史氏與夫講
討村老之傳聞端拜而特書之庶幾後人益加嚴奉永永不懈亦使訪
古者併有所攷焉嘉熙己亥孟秋既望謹記
湖西北浴呼相公壇又有谷馬池射屋欄讀夜臺基址具在黃墩湖
二湖相餘文長三百步湖有神常與日月相輝夜臺基址具在黃墩湖
為日東白屋所困明日當復來之
人曰東白屋所困明日當復來之
壽海湧大澤如雷有二牛奔騰其日里人其困而肩担且白公灣弓射中黑
牛也其日東白屋所困明日當復來之
食訖謝曰其日東白屋所困明日當復來之

之曰葬此地可以暴貴言說而去公用其言葬母於其處墓在湖北黃
山南有木大且十圍鄉民立祠木下號千年木喬孫程和曰族人
在尚敢爾况已殺我彼得自恣必盡齒黃墩諸村矣以君義士敢以煩
君非以自為也鄉曲之不存亦君之憂果能相許必有厚報公夢中許
之明日集里中少年於湖上大代山木為柁柁以俟須臾果有行物如
大木於石漂注及水過此木宛然在底有商賈往來皆避之雖誤編必
有警戒今號相公木呂湖蟹已死亦不以為意居無何因事出外太夫
人居家一且號相公木呂湖蟹已死亦不以為意居無何因事出外太夫
但富爾然我郡儀曹妻累世名宦貴乃所好也夫道人曰以鄉人觀之
得富爾然我郡儀曹妻累世名宦貴乃所好也夫道人曰以鄉人觀之
可暴貴以白石誌之而去其後果遷葬焉又孫蕃盛則此木當生俄而
公既作壽堂即以一木推埋於其前曰吾子孫蕃盛則此木當生俄而
前芽成二木又其一今尚存所謂千年木也其大君命從者以手相連抱樹
凡七人乃西木又其一今尚存所謂千年木也其大君命從者以手相連抱樹
黃墩里人奉忠壯公墓如龍角形正西向其大君命從者以手相連抱樹
不無禮立應為之必衣冠引儀同服物迎亭坐設謂之大儀同迎神馬
如洗此非虛語也又說嘗有里人議立祠壇下其於此者同夢所則流汗
公欲以廟貌壓祖墓且露登壇神明之所交也故誌於此有德水俗傳為相
山山下有散血臺梁新安程靈洗將兵趨姑孰道過其下廟在縣西
壇散血臺梁新安程靈洗將兵趨姑孰道過其下廟在縣西

十里梁程儀同靈洗謚忠壯葬所居宋嘉定中錫廟其傍或謂黃教之
黃舊乃皇字其地多產竹故云後因黃巢亂天下所過殺戮無遺黃教
以黃為姓故凡遇姓黃者亂定他徙忘其本遂更皇為黃焉其義
冠嘗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亂定他徙忘其本遂更皇為黃焉其義
似有所據舊廟之作具載碑記其後廟始創于洪武甲子前後各
正王辰殿于紅冠未幾復廢神壯公像居中正宮董氏夫人像居後
四楹兩廡門樓巍然殿前從神二左曰孫景右曰趙銘當時俱有
忠護侯文季居左偏殿前從神二左曰孫景右曰趙銘當時俱有
其來歷告勅年遠無考朝廷每歲春秋二仲郡守縣令祭山川畢
屬請廟致祭系一香燭酒菓祝版其餘里社各刻二相春正月秋八月
誠樂旗傘迎請祈賽厥有常規舊廟基礫石俱存溪中喬孫充官西川
然不動茲亦異矣樂平縣志世忠祠在杭橋政和中喬孫充官西川
值晏夷卜漏攻陷城邑東望遙禱夜夢忠壯公乘馬雲中前鋒後隊右
起援其急者已而王師禽上漏充以功擢梓西安繼梓蔡繼知昔皆感
神之靈乃新永善舊祠仍榜曰世忠自撰記充登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進士終朝請大夫普州知領

唐越國汪公華行狀

胡司業

公姓汪氏諱華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後或曰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
因氏焉哀公特童騎其孫也漢建安中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避地
始家新安公曾祖泰祖勳父僧望皆仕於陳母歛西鄭氏夢黃衣年少
長文餘擁五雲自天而下因與之遇覺而有娠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

夜半乃生香霧覆室三日始散公幼穎慧所居上常有奇氣蚤孤家貧
母挈歸外氏母亦孀卒九歲為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群兒如
將帥指揮狀有張士損者常以失期不至公擊踏之群兒各駭散張氏
欲執之公曰此易爾吾能使之死獨不能使之生乎因撫視之良久復
甦嘗令群兒曰處山澤間卒遇風雨無所庇蓋相與刈苦簷屋既又令
曰室成吾且推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
所在對已入地矣舅視牛尾入地中不可拔既素異之不深詰及長身
長九尺廣額方頤厖眉隆準美髭髯不事由業獨喜書臥舅母苦之伺
間抽去其簪公復寢如初怪而視之有青龍蹲負由是鄉里驚嘆舅家
改容公因落鬼放縱聞睦州有演公者習武事往從之游時年十八矣
還以勇俠聞屬婺源寇起州遣押衙董平討之戰不利郡將張公墓土
豪有膽氣者禦之公走應募即日部兵上道直擣賊營遠望山林草木
皆為甲兵寇驚相謂曰郡兵盛如此天亡我也稍稍引退公進擊滅之

張公郊勞賜補有差隋大業間王政不綱豪傑並起各建號郡邑公慨然曰世變如此吾死兵革無憾如百姓何時杜伏威起江淮張公欲與相應心獨忌公乃遣如箬嶺鑿山開道欲因事誅之公與裨將汪天瑒領兵開拓不日而畢比還不加禮更劾以差役不均稍侵之公怒將士突入府闈欲兵之張公懼遁去人人諫請於公曰張公貪而酷賞罰不公方時擾攘何特一守今幸已逐而境內無所統壹天子南幸江都盜賊擁隔詔令不至欲求攝刺史以鎮一方非公不可公宜從衆賊平請命於朝未晚也公不得已從焉宣州守聞之將遣兵來問公分部諸屯自以精兵八百人先旣稍入宣境至溪方半渡馬躍鞭墜遣卒取之不時得公怒拔劍斬之尸立木中不仆士人因異之目爲東靈神進至塵嶺駐軍其上時大暑士馬渴甚公仰天祝曰事若濟地當湧水乃以戈鏹鑿石得泉脈因加鑿活至今行旅便之未至宣城三十里城中遣將陳羅明來戰羅明敗走公疾擊斬之宣守面縛請降公釋不問因撫定

其民選其精銳以歸旣而抗睦婺饒等四州相繼皆下公奄有六州甲十萬威令益隆諸將謂公曰今中原分亂大衆已集若但以刺史統軍之號臨之復恐瓦解天與不取古人所戒公宜建王號公辭再三乃齋戒擇日建吳國稱王以天瑒爲右相鐵佛爲左相皆公族也其他卿佐並有常員擇賢且才者處之然稟隋正朔不廢爲政嚴肅賞罰明信遠近莫不愛慕雖四方大擾部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唐高祖起太原已受隋禪而秦主出師江左公謂群下曰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可乎頃吾夜見天象熒惑正侵太白太白西方於音爲商吾姓商音也災異旣形吾計決矣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乃籍土地兵民遣宣城長史鐵佛奉表于唐高祖嘉之是月二十二日詔曰具官某徃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時杜伏威據丹陽自稱行臺十一月命王雄誕以饒洪兵萬餘人來侵

公遣天瑤等擊之天瑤作鐵盾重百二十斤左執之以衝敵伏威大敗
死者過半天瑤與八十人追之賊還軍合戰天瑤勢感因奮勢越巨石
所踐成跡賊軍驚異乃退郡境以寧及伏威入朝其長史輔公柘奪王
雄誕兵以叛為建位號公引兵討之旗幟蔽江而下公柘懼退保武庫
丹陽遂平公振旅還令兵民各復其業明年遂朝于京師貞觀二年授
左衛白渠府統軍十七年改忠武將軍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太宗伐
遼東詔為九宮留守公夙夜盡瘁事無所乏駕還充稱其勤二十三年
三月三日薨于長安享年六十有四公初疾上常勞問賜醫藥及薨賜
雜綵十床黃金百兩東園秘器恩禮如功臣永徽二年諸子以公喪還
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葬歙縣北七里雲郎山公娶錢氏右衛大將軍巢
國公九隴之女男八人建朗州都督府法曹娶黃氏娶貴州涪州令妻
朱氏達以征賀魯龜茲高昌功襲二柱國越國公娶葛氏廣娶陸氏孫
娶金氏皆左衛府飛騎尉

氏俊鄭王府參軍娶羅氏諸孫皆仕于朝率以忠勤世其家先是公名
世華後避太宗諱去上字公初起兵未獲立城之所乃引弓遠射矢所
墜適當形勝遂城之今績溪登源是也後人因以立廟廟斬營壘存焉
故宅距廟纔一水鄉人不忍執鉏其處子孫環居之因曰汪村而郡人
自公入朝即生為立祠沒益嚴奉水旱必禱今烏聊山廟是也自唐刺
史薛邕范傳正吳圓陶雅之屬皆有增葺及章聖東封始載國朝祀典
其後褒爵益崇事具有司獨取公所起始末傳後世謹狀

云王諱世華唐太宗諱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
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補孤之餘方為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
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勳皆無所省世勳在貞
觀時猶復避高宗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
高宗以貞觀時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其名禮不偏諱上
既單名臣子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
世勳之為勳皆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為二人主則不諱而
在武德時為勳皆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為二人主則不諱而
汪姓出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族之書皆以
汪周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周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遠

伐之以成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
擊之降黨相與竊議其地於唐民遣使問道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
然彼者又以行臺自名而後唐實左若夫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
爾王州疑六右雄既戰之雄實左若夫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
功唐亦不得而歸也此正陰州事也豈初天子亦以行臺而為之
邪故未幾遂朝于京師每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亦以行臺而為之
其風嘉其節而深信其心觀之問典宿衛者二十年漢甲人委之
非及明武將不考而信其心觀之問典宿衛者二十年漢甲人委之
軍之諸曹及親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等五府及九官留府積福蓋五
府之諸曹及親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等五府及九官留府積福蓋五
忠武將又探者與折衝初五府及九官留府積福蓋五
職軍事則高者守軍四品下故也然官始封國公則已在四品矣九
守亦環衛官。夫人行狀及傳書考之夫錢氏在隋初為隋所獲沒入
隴家世惟本東南人然以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在隋初為隋所獲沒入
為隸故不應涉千里而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在隋初為隋所獲沒入
家方微不九應涉千里而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在隋初為隋所獲沒入
德五年王以六州所與中子歸諸天子嘉其忠未封越國公命諸子
公德五年王以六州所與中子歸諸天子嘉其忠未封越國公命諸子

班氏者則王未入朝之當如是不敢臆斷也子夫人之既大抵出入
杭時恩命往則歷官皆不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亦將不之出於八
記中而真觀二群從相與為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以待知者廟貌汪台符
遷于烏聊東奉元三年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以待知者廟貌汪台符
四年刺史吳圓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按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也中
王功德奏聞奉初立廟於南所謂東峯者今人以王初起營兵其上也
起州之東北而極於南所謂東峯者今人以王初起營兵其上也
此山之最高處今人呼為廟山薛邕者今人以王初起營兵其上也
孫有之相望為吏部侍郎與選大曆九年五月乙酉坐高宗相元起
范傳正鄧州順陽人自北都員外郎出為刺史尋歷蘇州刺史
理開舊史在良吏傳中吳圓之名不見於史今歙縣人汪德符其
所補十將鄭積兩牌乃光啓元年三年所給也圓中勞於夜當是時
政元光啓其積詞畧云登陳將匪於星灰禦侮頗勞於夜當是時
秦彥遂宣歙觀察使竇滿而陳晟遂睦州刺史常感其陰相也揚行
事蓋無歲無之所謂冥應者必掌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陰相也揚行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所稱信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
有江准其將陶雅實守此郡夫所稱信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
准王弘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淮南王而公則其子也曹南者黃巢
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陽
修廟又嘗宗王墓而垣之復自立石蓋十年矣台符在郡二十餘年
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立石蓋十年矣台符在郡二十餘年
號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野史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有
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野史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有

漢建安之亂率衆保烏聊爲吳將齊所破因置新都郡事見吳志
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在太徽村其母嘗避於西福田寺
外感於金剛神已而生節以木架牀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畧無節獨
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武成類而祀之今不復載矣三人與王
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村武故類而祀之今不復載矣三人與王
安長史云或曰即王二天璠鐵佛入唐所得其威靈得告命於先
是郡太守郊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政之入唐所得其威靈得告命於先
府得詩文於金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及耆老王實童各致而
聞既已鉉火願於公辱禮關知已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見而
丞相既定兩公於今致政尚書金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太節自復其
附月十日與王推誕戰代先後斷以益信前說始萌牙又旁訂凡語及
王州民一備採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
維願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一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

行實 道原

陳書程忠壯公靈洗傳

姚常侍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
游梁末海寧黠歛等縣及番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
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
據黠歛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
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
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
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
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黠歛及景敗子榮
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

乙集

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辨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辨命靈洗從
侯瑱西援荊州荊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辨靈洗率行所領來援其徒力
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
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
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千五百戶仍鎮采石隨周
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來歸兼丹陽
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蘭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潛
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
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
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
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
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斬皎使以狀聞

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
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
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
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千前
二千戶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
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
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
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
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壯大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
孫嚮見後傳

唐桂府長史程府君

文英神道碑

李北海

觀厥品目異等業尚獻臣天與才名神福壽考而中留官序小徃代艱
位不極乎多能績未宣其利用戢駿翮韜良工悲聲起於絕絃泣涕形

於抱玉自傷楚老豈獨公明而已哉公諱文英字某廣宗新安人也其
先出自顯項重黎之後周之休父入爲司馬漢之不識擢居衛尉至若
是輔魏主嬰立趙孤捧日以納忠殺身以明節精誠發於寤寐義烈究
於人倫宜其貽謀克家寵光彤國業與時並名與功偕者也五代祖嚮
府君陳襲重安侯隋蕭縣宰四代祖育府君隋車騎將軍曾祖皆府君
隋涿郡主簿大父弘府君皇朝安陽令考大辨府君泗水六合二縣宰
撰東征記兩卷藏之秘省莫不託宿元德從事老成典學積於蓬山能
賦秀於詞苑府君令始家則光有國庠博通全經悉數賢行孝曰曾子
文似相如下筆不休遣言無擇陳平長者把臂每多田蘇好仁引繩相
重解褐徐城尉始足下也旋應五臣昇第遷宋城轉櫟陽簿王畿政重
帝告事先握札雲飛聽訟風靡載擢來庭長安二赤縣尉擢銜御點夙
駕承天驚暗若神應對猶響籍聽擢左臺監察御史仁克寬文無害耻
爲評劾雅欲優閑朝廷許之轉詹事府司直歷城門郎長社武進朝臣

曲沃好時雲陽宰六縣皆代工開化順時布和慎簡里胥周省條簿其
清水鑑其坦砥平從心術以外形隨手妙以旁發人樂新政俗勸古風
載遷魏州司馬靜守憲矩審喻案察官師有章人吏不黷屬后族黜免
徹嗣姻連奏引諫書醜詆宰輔選其頗僻正其奸賊志士寒心朋家質
首左遷府君饒州焉謫子昕崖州舍城尉俄轉府君桂府洎島夷干誅
天師問罪憑險流毒送死阻兵昕乃不俟檄徵自捉銳陣挺身而當矢
石拔面而覆寇讎馬旋泥中人走岩下憤氣雖作救兵莫臨劔交於曾
戈達於掖其命則殞其目不瞑嗚呼爭首謂忠供用謂勇舍卒歸盡零
落無成有感路人愍悼慈父沉悲生疾積痛傷年猿堪斷腸鳥可銜木
人非命也天何問焉以開元十六年十月五日奄徂化於官舍以其年
月日反葬於某原舊塋禮也夫人廣宗潘氏封某縣君卽銀州刺史寶
勳之息女柔慈孔嘉貞淑不訶是佐君子宜偕永年桃李早零松柏同
附子皓曜曦等並才彥惟有名教克開優游翰墨之場造次仁義之域

宅憂殆滅追孝有望甫富昭親哀迷紀石豈以披顏友道列坐詞人談
笑未終存沒相訣情也有勳涕之無從雖不工於文將達於意其詞曰
曾源積兮流彌長高闈慶兮齡亦昌命木泰兮時未將何寵祿之中否
徒政理之孔臧坐踈屬之嬰累重愛子之飛章遭一門兮二謫備周歲
兮兩喪寄永懷兮身後唯沒代兮名揚而後林實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
之際相與百有餘年爾不見此碑而姓不傳大重侯所著姓纂在憲宗元
而不知其生所從出宋其大脫如館閣所夾六朝暨不自知其姓之
不深考無足怪者宋其大脫如館閣所夾六朝暨不自知其姓之
學士宋白等選為宗至千卷初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
此碑在焉下至仁為宗至千卷初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
公作先文簡公父僅餘百而止據人官初不見此碑又下至李邕之
上距太宗亦止據人官初不見此碑又下至李邕之
所難致者未精人官初不見此碑又下至李邕之
則亦何有於他人哉至歐陽氏世譜上下千有餘年凡程氏之
籍者錯綜而附麗之世孫名以著于譜而忠壯五世孫名載之
難顧乃妄為忠壯五世孫名以著于譜而忠壯五世孫名載之
未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
年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

者以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祁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
及見沿至手今此碑世愈遠而愈溼如敏政孤陋本無所知而
乃於館閣之下獲見於繡閣之頃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
世之真蹟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之其餘曲
折已辨不贅

舊唐書程節度 華本傳

劉譙公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新書云德宗以其父元皓事安祿山為
帳下將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在後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
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
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
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
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
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
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
已從之孝忠因板授華知滄州事新書云孝忠以日華未幾朱滔合武

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游說又加兵攻圍華
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
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
京師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宇入關備陳華當二盜之吻疲於矢石
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
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為一使
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敝邑仍舊
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騎助
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為所有
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
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
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志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
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屬

郡新書云懷直入朝願州東光景城置景州日請刺史河朔刺史不累
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落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新書云懷直來
宮大弟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
父兄懷信因眾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
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新書云懷直為留後賜安業里甲第妓
女一人按懷直入朝者三新書以此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
事新書云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
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新書云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元
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常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
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
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
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
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

宿衛者三十餘人
按宋都官宗人
元祐據元
和州房
及唐書
謂大
宿衛者三十餘人
按宋都官宗人
元祐據元
和州房
及唐書
謂大
宿衛者三十餘人
按宋都官宗人
元祐據元
和州房
及唐書
謂大

唐定州別駕程君士肅墓誌銘

韓庶子

君諱士肅字仲謙定州安喜人也系高陽而綿緒氏列國以興家自茲以降世際明德故能高烟美爵歷秦漢而載盛崇基累構跨魏晉而逾

顯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或分土主我威率數郡或陪武祗命康惠四方君含章以挺生稟和以凝氣弱不好弄早擅夙成語嘿之機帥心則遠孝弟之至即性載深道希四科文贍百氏好賢之性得諸緇衣惡惡之心求之卷伯加以神姿恢岸望之儼然雅氣貞夷聽言則厲貴秀丘園有聲邦黨固已墻幾數仞器踰萬頃者矣齒壯知名州辟主簿治未浹辰民謠已著允可謂舉契唯良功戒共治者也義武節度尚書王公綏蒞雄藩雅君令問下車之始辟君堂書記云今日之事猶李彊之收君平望便降意成孤敢言爾其取重於時多類此也遂以價重見珍轉定州別駕君乃道德齊刑威疆恤寡千里移風四民樂業民頌政成君之力也王公肯從容衆中謝君而言曰海沂之康昔自王祥邦國不空今復相賴因言是公此州管夷吾也廊廟之才若置之周行則張茂先之流矣而道消當年運潛初九惜哉及王公赴難京師君亦養性丘華慕七子之優游事三徑

以嘉遯前言往行必得之於閨門温恭孝友亦穆之於宗黨宜延百壽
木鐸烝民而福應宜嘿寢疾彌留春秋七十有八以中和元年十月廿
二日卒於慈仁里宅遺文後事作範當時子巖孫秀等粵以其年十二
月朔日遷窆於博野先塋惟君慎終追遠之風緯文經武之畧信可以
方衡四公齊驅萬石矣門生邢仁等悲云亡以潛目軫遺愛以茶心敬
刊泉石用昭德音敢作銘曰

同源濬起分流遠扇周王修和程侯利建自茲以降官姻世緬於穆我
君舍中作彥義惟誕性孝以立身識周先覺學廣前聞貞心潔玉秀氣
貫雲龍潛或躍雙屈載伸時惟聲耻運逾道消反躬紛靄養志衛臯孺
心遠慕鼓腹長謠育川比量望月齊高紛綸倚伏冥昧遭隨謂仁者壽
曾不慙遺泉宮一設壠路恒悲貞徽有篆永思無虧成德軍節度判官
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韓毅有撰并書彙
天祐二年秋八月望日男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輕車都尉安
定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巖壻成德軍節度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
大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上柱國夏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梁公孺重立石

集此錄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雅亦不相聞乃用他書雜定宗譜而明
取於是錄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以訂其謬之失者有三誌云君諱
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會祖日華橫海軍使祖直歸誠
王皇考權邢國公而末云子巖孫秀秀即文簡太中兩房之祖直歸誠
也足元以謚秀雖出於皓而非刑祀之子等而上之信以舊史然即元
誌而非元謚勝以禪唐錄又足以證權父懷直而非懷信以舊史然即元
誌其在明字與今異者三語實不姑存之爾然有關於吾宗則甚大故
以公集古錄跋尾恒曰集此非姪在朝列宿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
謂是與考新舊史程氏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
仕于鄉祿秩微甚竊意邢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關中守子孫必多官爵
顯而士庸者豈支子或庶孽受命北歸以奉塋墓而守子孫必多官爵
簡太中兩房並起中山遷河南舉自署其籍曰博野而此誌云家定州
安喜而葬博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大族在
當時必有唐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後無聞而博野屬成德軍
與載考唐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後無聞而博野屬成德軍節
度王鏐之所治也時兩軍輯睦無虞其所治也博野屬成德軍節
結姻媾故誌後書士庸之壻梁公孺乃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而子

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公儒之名間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錄載其
碑且云樞密使本唐內侍之職其後潘鎮借置於此見之嚴之名亦
明于史後梁乾化元年云晉王李存勗使大將周德威會成德將王德
賓乃丞相魏公五世祖實事成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備復坐城記
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某年月日重立石者蓋此本誌銘士
庸歿時已廢之廣中其後子晉立顯乃復樹之墓上可知而考嚴之爵位應
得贈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列或附載碑陰蓋未可知而今則不可考
矣○又按史有兩程巖一事義武為兵馬使則其所見者一
事宣式為進奏使其歷化年月相遠恐難者不審曰詩者之

大唐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上柱國安定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程公巖勲德碑頌

張司議

於戲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君無以贊贊惟天正明命不絕有唐篤昇
純臣以靖國難克蕩民沴將底于成我太原王敬統舊服惠周于下下
罔不格乃天祐紀元甲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馬使程公出復大命元元
以貞集大和也先是賊温遘亂朋毒中夏力政血刑覆忠良殖奸究蒸
人側側不貳率乃戮王越在東土受制宇下克懷弗寧湯在王室誕宣

我化靡由爾凶惟公敷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
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封安定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表獻臣也
越茲元惡明肆霍群大侮王度擅煞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摺紳管官不
自卽乃工王執在厲階罔怫祗命命我亞旅咨我近藩端恤遺人人思
反德式載無欲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錫丕命授公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詔曰懿爾巖哉審奉天成保又邦土是用司國樞威懾奸回
政革風俗是用總朝憲公固讓不獲祗奉天之明命維時群盜貌聚于
野公文招徠武殄暴暴服如化人謏不虞廬廬旅旅以宴以處士馴業
農力穡工就務商通貨四者各正爾下日用乃蕃踰年群吏更告天雨
淫降瀕湧止岸波積如阜奔灌乃雉骨恐為魚其日固久公聚人行水
度力陳工啓元道流事若天造層城巖巖居人坦坦庶德合于無疆歲
庚午冬十一月温益逞凶自汴襲趙殄軼殫寶度劉暴骨公乃贊王輯
睦爾鄰推功于晉凡事得請命焉由是屯于高邑廩于柏鄉執忠奮威

罔敢加害振旅還定王用嘉享時夏大旱滌滌甫田百穀如焚人曰祈
土龍公曰非旱備乃貶躬之食勤人之瘼靡神不寅崇朝而雨秋河朔
大饑易有年也壬申春二月賊臣守光戎性貪饕厚厲其人與溫濟惡
爰以其黨伺間來寇放兵流毒延于齊民民用齋咨涕洟顛公公曰不
戢乃暴負乃人爰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恭行伐也獨
夫惴惴天用勦焉乃破祁關下涿鹿二豎偕遁執其大醜馘于軍門敦
奉王誅保和人極甲戌之春燕寇底平疆場安靖或曰厚賦入公盡人
篤焉封政不賦乃聳善抑惡發滯刊佚歲惠昭利六教既備孳孳等心
於是奏記于王王獎之文訪于趙趙崇之請諧六州允奉于晉賊不我
制公用哆然由是匹夫匹婦蕩伏草莽越踐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
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上集下望申命用良易入熙熙嗜化益休是歲冬
惟晉承制錫命我王用胙白茅副以金鉞昭崇武功允正師長進公銀
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陪武主戎總經外政參酌彝典敬揚王休繫公德

載于人人以蕃殖翼贊方伯翦除大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其惟有終
旨哉易中耆老師錫言曰奸臣反常迭寇東土人用慘黷殆無指告維
公牧我有邦天眷爾下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
爾有稼穡公成維公疇依易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于文庶
永于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

維君配天維臣配君嶠嶠我公為君虎臣翼襄霸府奄有世勳大盜噐
噐荒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易人恃公乃有父子洛水湯湯我診
載懲曠魃炎炎我年載登我用有孚爾無不承維公之德浹于爾眾維
公之勳朝野攸重貞石峩峩未以垂頌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司議郎
張士賓撰并篆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錄所載別駕府君
以附別駕使將校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
為節度使將校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
縣伯之爵尚書大夫之類而指揮百戶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
自選其坐營把司之類而指揮百戶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
持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分典之蓋義武
所領易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王處直即碑所稱太原王也趙王乃王

銘為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四州賊溫即梁王朱溫起宣武節度使
李存勗為河東節度使鎮澤潞諸州三節唐哀帝正朔朱子綱目予之可
考也史乾化三年朱溫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河東兵馬使王處
直力戰拒之溫不能克反表為處直求節制詔以處直為節度留後故
庭稱賊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之為留後實遺公人奏
于朝而得之初不繫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中殺王珂又
取河東沁澤等州遂舉兵大梁逼帝如鳳翔取華州還攻晉陽未幾進
圍鳳翔取郾州帝還長安殺宰相崔胤遷洛陽竟無太子即位是
為哀帝故碑稱越茲元惡明肆毒群大侮王度擅然無入薄三州賊五
長縉紳管管不自即乃工者也碑稱王勢在屬階罔佛祇命我亞旅
咨我近藩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者意必處直嘗訪於公因遣公入覲
故有尚書大夫之命所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蓋兵馬使乃節度將
年溫篡唐改元開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鎮隔越不得其詳且惡溫故削
之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合兵則其志可知也庚午乃天祐七年即
梁開平四年是年溫遣兵攻成德軍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拒
之明年梁將王景仁進軍柏鄉存勗自將東下處直遣將將五千人以
朔大震故碑稱溫益逞凶自汴襲趙殲軼寶慶劉暴骨公乃贊王軍河
陸爾鄰推功干晉也高邑慶柏鄉執忠奮威罔敢加害者也史稱處直
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即公也史稱是歲劉守光僭稱燕帝出兵
寇易定存勗及鎔合兵救之晉將周德威與鎔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徽
會于易水攻燕鎔瀋關下之圍涿州守將劉知溫降梁主救之大敗走

還晉遂克幽州執守光與溫濟惡何間來寇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溫濟惡何間來寇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易水之上破祁關下涿鹿二豎借道執其大醜馘于軍門請借六州允
奉于晉證之於史無不合者公在此時與周德威王德明共事以拒梁
燕其功名蓋已不小而獨一見其名于史餘無聞焉則史之闕畧可知
也嗚呼唐之季世方鎮擅兵蓋愜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公而
生復離為志觀碑之微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適當其時贊輔其主帥以
然天經地義之不可僭而公又於刻剝殺戮之餘養民救荒不遺餘力
論一時之純臣良將公蓋有焉此易之人所為感之而有勳德之頌歟
然則斯碑也實足以備史之闕而不當以諛詞例視之矣敏政於
公實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家之私文為嫌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宋宜春縣令追封冀國程公 元白 神道碑 歐陽文忠公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程公自二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
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
大師其為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院
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諱元白字某少

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
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儔德偉望顯于朝廷遂以中
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
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
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于一時而顯于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
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
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于詩書其後世遠而
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于魏安鄉侯昱之
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謹謹祖諱新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
人考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
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
大夫宋興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
佐太宗自晉王卽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

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
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
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選使其自擇去
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
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
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
惠愛公事毋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
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鄭州管城
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雍官至
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瑛國子博士
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顯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祀昭世不絕

開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
靈洗實是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
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
覆其考祖定墓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
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程公羽世錄

程文簡公

五代祖秀生二子長卽吾之高祖也次做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字冲
遠通經書之學擅詞章之業幼舉進士黜于禮部皆侍郎張允知貢舉
公每下第輒詣門獻文謝不敏允心愧重之天福中允復知貢舉公遂
登一科調鄆州陽穀縣尉秩滿易卽孫公辟觀察支使改華商支使府
罷授河中府虞鄉京兆府醴泉成都府新都三縣令選東銓引見于宗
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勞特遷秘書省著作郎知興州未逾年權山南府

太宗潛淵判開封府太祖妙揀時髦備賓僚之選宰相趙公普凡三進
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謂趙相曰吾自得之矣昔者縣令授著作
郎程羽在何處可召來除判官時與權官賈琰同幕也太宗承乾纂緒
升離繼照雲龍胥會一載一時超授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并門不稟正
朔太宗將興問罪之師且以坤維遠服藉人鎮撫非公才不可倚出知
益州陞辭面諭曰此行非大事不久當召卿至任幾二載召還授禮部
侍郎文明殿學士以宗伯之任選群材時謂得上益知遇之護從北
狩歸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請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終于位太
宗聞言驚悼曰方將大用贈禮部尚書累贈太子少師生一男希振終
於虞部員外郎希振生三男長適終于右班殿直次適終于黃州黃陂
縣令次道無祿而卒適生三男長珣見任殿中丞次璠見任贊善大夫
次琬未仕道一男瑜汝州龍興令監解州安邑鹽池公以耆艾之德逢
熙洽之運寵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輔萬幾命矣夫先是公

自醴泉移新都屬國都新定川蜀所在盜起入劍門塗梗不可進棄官東歸俄而令下有司有不之任官請嶺表永不錄敘公即時奔赴交代以親老有退之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潔養恬素為樂無何鎮將使酒凌公公慷慨發憤受代詣闕遂遇太宗拔擢登翊王府斯亦命歟平生所著文稿未嘗編綴門戶零替嫡嗣繼亡篋笥弗收散落殆盡前歲從弟珣寄公五七言詩一軸廿六首云偶得於他所吾因畧敘夫宗派世家附于貽範集云

大宋勅賜故推誠保德中正翊戴功臣鎮安軍節度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軍州事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諡文簡程公琳神道

碑

歐陽文忠公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哀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太中祥符四年服勤辭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召撰文學彙行召誦讀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稽縣令公舉太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正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

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祈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讓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使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者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僕感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更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謂公殺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

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兼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

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三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勝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

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果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以嘉祐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留里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元

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詩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充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予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字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遷居中問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

自撰墓誌

程大中

程姓珣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會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道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穎蒙學術黉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祿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顯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天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

臣孫男五人長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
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登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
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
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男六人昂昇昂昇身夏景會孫女一人
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疾命既終得享
年八十五越二月孟夏庚戌望葬于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附焉予
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
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譎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
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于石
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先公太中七年七月十日為
五年終壽于奉命不致建德其嗣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子
年之數終葬時而巳不致建德其嗣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子

願泣血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下

行實道原

程伯淳墓誌銘

韓持國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
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
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絕人故戶部侍
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有石佛像序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
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
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
倉卒與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爰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
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
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

乙集

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
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
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
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
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贄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
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
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
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
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
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孤寡老疾者責親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
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
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三

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鄉鄰往往爲讎
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
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
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
賢育材爲先嘗言入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
時王荊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
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
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與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寢衰荊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旣數不用
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

發遣西京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
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
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估勢凌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
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吏來
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
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
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寒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
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
決則注京師乎吾與爾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決口將合先生謂衆
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郊祀霽
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
未嘗敘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
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河姦民不治生業

與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
其黨得數千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不
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
率以時而稽故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
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給
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
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
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益怒視貸
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
只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更多見
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
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止往來
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首願自

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十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括也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請開封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久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肖去以親老求析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息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珣大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二夫一適假承務郎

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願王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弃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純文韓維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明道先生墓表

程正公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士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其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曾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怒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壅明道之名曰萬世而長存勒石路旁以詔後人元熹乙丑十月戊子書

伊川先生年譜

朱文公

節此文以入孟子後註
小有不同讀者詳之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幼有高

識非禮不動親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親

宗實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

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

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

延見處以學職親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親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治熙寧間近臣屢薦為自

以為學未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八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

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

程願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張載弟頤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

為首

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
頤力學好古世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以不次足十不仕進真儒
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十不仕進真儒
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妙言行相
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福不矜若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
先覺皇代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
斷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不
能過願之道則有經天緯地之才者制禮作樂之具得聖人傳授致知力
行非一日之積則有經天緯地之才者制禮作樂之具得聖人傳授致知力
論所以乎德則天下道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貫徹乎學則博無一毫之
無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席豈不以聖人十
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實先生再辭尋召赴
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全君于之純粹早與其元氣俱以德名顯於
時陛下復起願而用之願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士莫不翹首仰
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禮擇所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
為陛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禮擇所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
廷出矣朝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

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顥京
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優禮高賢
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必
有嘉言以新聖化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爲願也欲成陛下之美
愧陛下與之一見而後命之臣則願當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回諭
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
說道義所以涵養氣管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
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
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
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
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實
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

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自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觀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者詳國子監條制錄實先生
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
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觀胡宗愈請先帝聚士以
學教人必經三舍科條固以精密宜一切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
仍舊因是深誠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
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
非古入日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
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
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

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
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
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入談道德出領
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元文集楊特曰仕道與仕祿不同常夷甫
涉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官如
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
乃可受不然若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
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
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
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
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

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清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觀文而其為說常於
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
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
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
移且顏子主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
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觀謝論而哲宗亦嘗首肯之
親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
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觀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
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解也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
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
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觀謝語嘗聞上
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觀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

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觀馬編
劉諫語錄且云温公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復之曰上藩邸嫌
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觀語時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
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觀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
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
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
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觀語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
識畫竟不往見瀟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
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
雖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中語撰王公繫年錄蘇申公家傳及先生
素疾而兩省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待御史呂洵言明堂降放亦云
可賀而兩省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待御史呂洵言明堂降放亦云
則笑結怨今已賀了却往坐客有難之曰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大笑正結怨今已賀了却往坐客有難之曰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大也子瞻令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
肉也子瞻令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
以粗糲為食會皆不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
為非是議為素食會皆不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
蘇亦不嘗因以鄙語戲正叔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
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極詰之曰公未可知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劉諫議蓋言亦有不異論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
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
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
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行下儉巧素無鄉行

紅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聞亂以償恩讎致市井
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實錄
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論事皆用軾意又呂
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發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
激切且云文仲本所給債直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
乃自知為小人所給債直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
之初皆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殿學士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實為希闕之美事而未及歲餘如以除殿學士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以司馬光呂公著等與頤相繼而下除殿學士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之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聖德下除殿學士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推伏願大
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官王巖叟朱光庭買大臣以意氣推伏願大
行故不知者指以為誣罔之說實非敢望也臣每思之不無感也今臣
望學至如臣輩指以為誣罔之說實非敢望也臣每思之不無感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也先生
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
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
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七年三月四日延祐

奏事三省進士程順服除與初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今只與西
監途除直隸關判西京國子監初職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
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一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頗竟為
獨黨所弊今又適賦弟職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黨中主其說
故願不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集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集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觀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
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集文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觀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
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
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臧氏觀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任制集曲還
洛記善錄云先生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
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
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
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

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
過優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該行惑亂
徒復隸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觀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觀實時易傳成書已久
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頗有少進耳其後
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熟讀玩味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
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大觀元年九月
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觀實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
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觀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援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馬見語錄侯仲良曰昧公於汝州... 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親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之... 前高必以... 贖給內... 川守正... 議更以... 此乃國... 盜鑄則... 平則... 果然... 吾猶... 未可... 李公... 心傳... 道命... 書中... 有考... 異數... 深不... 有禪... 于年... 譜謹... 附著... 之

濫元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 平溫公聞之... 免繼即... 方春... 得聞... 據而... 口乃... 章乃... 楊國... 劉國... 誤政... 之誤... 時不... 以爲... 尚書... 吏部... 請大... 本家... 白身... 朝無... 廷指... 揮伏... 候指... 揮乃... 連真... 本札... 子得... 一資... 道四... 月二... 十九... 九日... 日奉... 聖旨... 程

卷之三

頁

與補官將仁補其級到孔子尚書省毀抹今來本
願封府崇政殿說書累贈近善里五世直龍圖閣
生母史紹興年六月身年三十一日。錄用伊子孫
勅故先令尚書省道學為宋儒宗與錄用經崇崇
先川意源令尚書省道學為宋儒宗與錄用經崇崇
四世孫源令尚書省道學為宋儒宗與錄用經崇崇
圖閣正公程頤四世孫源令尚書省道學為宋儒宗
以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及張何頃歲各欲專門
復訪明道於伊川觀之。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強
寓池州先嘉統二子長端中知六安軍次端彥其
仕至德化縣丞州司戶參軍紹興與錄用經崇崇
江定之招兩孫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年七月
先主四世嫡孫定之尋以講學系上於四月五日
石限登仕郎差令赴吏部銓量中省吏部銓量
三職郎程源迪功郎天秀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
修職郎程源迪功郎天秀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
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啓輪抽絨用以開明於後
學求其濟濟之正

聽聞良隆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乃之命秩
對則雖異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乃獨不然
去試以擢群工乎爾復華矣書曰敷敷納純以言
持改將教監丞程源行太社之令。將作監丞程
教紹家聲起之。每不察之好爵蓋欲復其昭令
世知儒先之有後也。歷官未久遽沒其世乎人
名在員郎。幾可以延賞。後伊川如親其有賴焉
之思抑亦見國家念鍾震行。駕臨川學。此爾其
致仕。亦兼給事。等項者。恭親。駕臨川學。此爾其
源錄下。初學。者。揚子。等項者。恭親。駕臨川學。此爾其
加旌。擢。已。蒙。鈞。子。等項者。恭親。駕臨川學。此爾其
賜。陶。一。責。近。實。鈞。子。等項者。恭親。駕臨川學。此爾其
不勝。戰。慄。侯。命。之。差。遣。庶。不。虛。公。朝。尊。禮。先。崇
書。高。定。子。性。傳。侍。郎。元。錄。用。公。許。劄。子。旨。淳
淵。以。聞。後。據。其。兄。程。源。元。錄。用。公。許。劄。子。旨。淳
審。實。照。得。程。通。判。程。監。丞。明。道。立。後。弟。結。罪。保。明。申。差。充。江
將。仕。郎。章。程。通。判。程。監。丞。明。道。立。後。弟。結。罪。保。明。申。差。充。江

卷之三十三 頁

孫立繼未得其人姑俟他日云。吳草廬題程氏譜大程先生仕金陵
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
奉祠事再舉而殤又以名勿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
諸君子爲先立繼絕世亦云厚矣焉好會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
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泣成謂洛學盛行嗚呼果
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
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三

行實 道原

先君 森 行狀

朱獻靖公

乙集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
總卒二千成婺源邑民賴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綸皆不仕公少
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爲壽舉先訓戒
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
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爲終身之
憂曾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嘗掛
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小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
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爲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爲後
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游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
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爲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

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然曾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
以某年月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舉進士
迪功郎初尉則政和也次樞次樞二女未適人將以某年月日寓葬于
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右先大夫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政和
主簿盧君黜未及磨石而羣盜竄起夫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
刻矣熹竊維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深意欲立石表刻狀
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而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欲立石表刻狀
下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而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欲立石表刻狀
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子老儒博學清謹有別行定宅者
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
年十月有二月甲子葬於

宋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 周益公

祖宗時擇儒學為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相所謂儒學者明
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與謀慮大事決疑定策文章特一事
耳治平中歐陽文忠公在政府奏疏如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於
元祐之際高宗方內修外攘首置秘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

暇給獨館職涵養從容要路關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
公蓋其一也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曾祖振妣汪氏祖絢妣汪氏父
森常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傳富有顯者後贈承事郎妣孺人程氏公生
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未冠力學縣郡庠貢京師文體清新恥於
蹈襲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迪功郎調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調
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混涵流轉惟意所適
然謂於道為遠益取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
又因師友浦城蕭顛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
學問之要拳拳服膺每疑下急害道取佩章之說名齋自警在尤溪聞
靖康北狩大慟幾絕自是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
御史胡世將撫諭入閩公袖書告之曰今不自荆襄赴興元結夏人控
引五路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
竟將何為世將奇其才歸薦于朝會前執政謝公亮家守泉南亦露章

萬公學問不宜滯管庫遂召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乞順人心任賢
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辨論精博高宗嘉賞除秘書省正字四年二月循
左從政郎趙忠簡公以元樞都督諸路軍馬約公入幕公以親喪辭尋
丁母憂七年服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公勸上抗志高明垂精
延訪求經遠持久計遂言中興之君惟光武身濟大業可以爲法元帝
肅宗志趣卑近宜以爲戒上明日對輔臣稱善且謂光武無可議肅宗
雖優於元帝然虧人子之行於其終爲可恨也特改左宣教郎除校書
郎是時呂社代劉光世統軍淮西鄺瓊擁衆叛去廟論欲斂兩淮戍兵
衛行都公率同列疏言不可亦會虜疑劉豫得叛兵不可制執而廢之
當路不能東機會乃亟還臨安八年三月遷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
薦公可任大事四月復賤對公言國論不過兩端進取者失之踈玩愒
者失之媮惟自治觀變爲上策願陛下並進忠賢脩明紀律革姑息振
國勢虜不足平也上悅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刊修蔡卞所

改哲宗實錄公用力爲多歷司勳及吏部員外郎史職如故實錄成遷
左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意講和公
與史官胡瑄交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陛下以梓宮母兄天屬未歸不
憚屈已和戎曾不思項羽直太公祖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詐日夜思所
以感形者彼兵疲勢窮太公自歸此今日龜鑑也秦方惡公異議叅知
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屬虜使再至許歸河南地公請用漢制命廷
臣雜議又言二三大將握重兵將有尾大之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
勇補周衛擇守帥壯藩維興太學明大倫以倡節義規模大率類此秦
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十年春也未上請主管台州
崇道觀和議俄變秦養黃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
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爲師如其
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郎官爲右史而
不暇問所引皆誤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

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用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於朋友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邪佞寃鎖鄙而遠之沒一甲子秦斃異時名士抑遏竄逐者悉起爲大官獨公無年識者惜之其將終也手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登彥冲屬其子熹使往受業其後遂以與學高文推重當世今上聞其名以待制侍講禁中累贈公通議大夫初公卒之明年葬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勢頗卑下乃卜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還葬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公嘗賦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茲其識乎待制以某先大師與公爲同年進士故來請銘公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贈碩人事姑孝謹待內外姻親和順得其懽心後公二十七年卒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一甲熹也女嫁瀏陽丞劉子翔早世孫男三長孰已亡次壘將仕郎次在承務郎

女二人脩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軫進士范元裕其婿也曾孫男五人鉅鈞鑑鐸銓女九人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未行公平生所爲文有集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追識公及張戒定夫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得實爲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溫婉典裁非溢美也公母弟棹亦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數十篇高遠近道號玉淵集云銘曰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邁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孚蘭臺史觀卿材是儲有昌其言有宏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圖高皇更化羣賢畢趨公則逝矣齋志弗紆幸哉有子播穫菑奮追對蕃散釐營新墟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
朱先生行狀
黃文肅公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

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府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草齋先生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草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草齋異之蘇軾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以指畫少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

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志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監司者守今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言平治之

効所以未著由不講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

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艱惻愛民如已隱憂輿利除害惟恐不及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實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貧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毋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墾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不貲至軍之日惟望夏斂

刻剝以償債負總餽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
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數計
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
廷公議則可以絕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又擇老成忠實者使領
屯田之事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
屯田旣成兵民旣練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
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然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
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
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
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
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
陛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謹言
而安於私替之鄙能下則招集士大夫嗜利無恥者文武彙身各入其

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潛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
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
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嚮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
靡然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
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
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
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隳恥又何時而可雪邪詔以修
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事卽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言陛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
間不能盡得其人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位於是
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
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
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

太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使陛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所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後五劄亦無非一時採荒之急者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前期執政使人諭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安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准廣條上日與僚屬

公鈞訪民隱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不到村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從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先生猶以徒費大典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無得催理舊欠依條檢放稅租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度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論愈方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尋以兩易江東辭及

辭職名具言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職吏黨與衆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觥排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効卓然而卒不果用退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從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刑郡獄官注擬及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與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間蠶蠶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

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其中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深卽讒說於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也敬以克之不使少有疑滯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止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可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

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
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
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
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職名不許轉朝
奉郎未踰月再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
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
屑之譏又促召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
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
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
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而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道也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墮穢之聞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
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茶舍器用財賄與夫臣官

官妻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
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
此之効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不
勝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
嬖之私恩遇過當在者淵觀說林之徒勢焰熏灼今已無可言矣然臣
之愚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宗長使得
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
之道路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將帥
巧奪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
共爲欺蔽以至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
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

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臣宦者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燥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使臣宦者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爲輔相則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直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陰書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

俗則今日官署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惟其私意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字宰相可唱則略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

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真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督趣日峻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但見其等後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價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積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

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爲燕翼之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郎曹之除蓋將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量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以習俗未知禮探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會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寓公豪右果為異議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

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為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將來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有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不能無疑於道

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
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
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
也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
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始終
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
面辭待制待講不計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
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
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遂中寢先
生竟上議狀言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
委之殘破浮淺之地不報單恩轉朝請即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
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並令

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對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
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
甸百姓饑餓流離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
自責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
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
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采當於理亦非為治
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
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
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
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
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
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廟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
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得失民情

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間者遺誥初頒一時倉卒不及詳議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葉綴以附其說先生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憊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入廟堂而事竟不行上

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撤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綱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

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濂之
同人先生默然取諫藁焚之自號涿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
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
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
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
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
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二月甲子終于正寢十
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
恩澤自先生去國低胃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
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
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
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又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先生日與諸

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侂冑志氣
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嘉
定元年詔賜先生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
寶謨閣直學士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
於國聞時政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
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苟安故與世動輒齟
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
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
爲加損也自章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
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
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

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
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草齋爲同
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
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
年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
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
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
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
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
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之於身也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

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
之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
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其中
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
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悞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
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
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
賢而無疑矣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
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
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
無窮歲月有限常謙然有不足之意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間居也

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凡案必正書籍器
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
端坐休而起也整衣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連日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有須臾離也於家也未親極其孝撫下
極其慈闈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巨
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
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
立朝之言論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
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
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
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教而數千載之上凡
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閥發
其旨趣而無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繁難及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

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
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悞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
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周
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道統之傳歷時未久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
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
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先生教人以大學語
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
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
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哉樞衣而來遠自川蜀
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先生既沒學
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
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
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

微文詞字畫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
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
皆不足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
閨域嗚呼是殆天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
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翰允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
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
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
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嗚呼天又胡不
憫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子思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
庸集要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
原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

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
乃絕筆也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編次禮書用工尤
苦竟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
爲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東輯鈔版未備
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卽韋齋所屬以從學者
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柩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
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
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
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翰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
鑑鉅銓鐸銓鉉鐸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
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畧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
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翰用周巽亨
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都黃慶臣李公主曾孫男

六人淵洽潛濟濟澄女七人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
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夫昭
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畧歟輒采同志之議敬述為狀而又私竊以
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攷焉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黃幹
謹狀按先生行狀自有刊本行世今取建寧熊氏海虞吳氏二節本稍
書近得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直如筆鋪敘得大意頗出甚
宜作全集諸大底秋霜處恐尚欠溫和一節又如云正統有後世處
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明結上文以道德全止善類皆吾道中事
節處是就下學上極者工夫不相管屬大底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
中串過來極是着實更無一點懸空多是發明無一點踈闊不
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一等處恐更當修剗純粹無不通方為善
物可以常迹分別也凡此等處恐更當修剗純粹無不通方為善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四

行實 忠孝

陳程都督文季本傳

姚常侍

程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
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
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為高祖所賞宋定中累遷通道散
騎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
為揚州刺史鎮台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直毅將軍新安
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
徑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二年
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為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四年陳
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瑱
自海道襲晉安文季為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

乙集

乙集

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為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嚴
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眾起為超武將
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大建二年為豫
章內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
蕭歸歸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遣文季
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歸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
入其外城殺傷甚眾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內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
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戶五年都督吳
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竝下大柱為柵柵水中乃前
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
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又季臨事謹急
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逐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
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

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唐人避諱作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
軍增邑五百戶又帶新安內史進號武毅將軍八年為持節都督譙州
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
餘竝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呂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
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還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
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
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
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為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
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
閔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
戶以子嚮襲封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竝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眾同其勞苦匪私財
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唐黃子子茂傳

羅鄂州

黃孝子茂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共氏疾病茂到股饋羹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墓側產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黃屯茂大和五年卒制曰歙州黃茂行脩身事親盡孝母病茂親侍晝夜不絕祥異之迹屢見茂知命而地產靈芝表門閭以褒貞節主者施行貞元十九年九月日

詹氏忠勇世家

胡定卷

蓋聞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初不待賞誘乎前刑驅乎後而為之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當天下久安之餘徂於承平之樂其剛心銳氣敗於驕快而不復振卒有寇盜之變則心悻而股慄傍徨四顧搏手無策終於淪胥而已唐之開寶人物繁阜煙火萬里天下泰然無事一旦祿山醜類崛起天下

之民鳥飛雲散之為凶虜之不暇奚暇以忠義自奮而與抗哉河北二十四郡若蹈無人之境而固守平原以死禦之屹不可犯者獨一顏真卿而明皇不知其何如人茲豈平昔有眷遇之素而欲以是報之哉真卿之意以為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也今婺源詹氏之忠義其殆斯人之徒歟詹氏世居婺源之廬坑土人謂之詹村有諱必勝者勇而敢為當僖宗光啓初因官閩中與光州刺史王緒領軍至漳州會王緒死王潮代之必勝在軍中與潮之弟審知善審知薦必勝為軍校至昭宗景福初潮遣審知收福州至城相持日久未有功審知憂之忽一夕召諸軍校問攻城之計諸校所言皆不合必勝進曰某觀此城東北壯西南虛若多設疑兵以持其東北預選敢死士夜穴其西南城必破矣審知稱善擢必勝為先鋒兵馬使領軍率敢死士攻其西南城二日而城陷必勝冒矢石先登沒於城壕審知悼之俾厚殯于州城西南奏其功賜廟額曰奉忠必勝五世孫曰光國光國善騎射嘗試京師得

武舉于兵部慨懷有大志青溪方臘作亂詔下能捕殺臘者有優賞光國召族人之勇者芝瑞彥達與劇飲酒酣激之曰今賊已燒發源縣其勢必至吾鄉我曹豈容坐視而竄匿彼賊雖熾皆亡賴之人蟻附之耳兵非素習誓當共擊之芝瑞彥達曰計將安出光國曰兵在銳不在多多適爲累耳吾族中子弟可用者不下三十人佃客僕隸可用不下百二十人二兄爲佃僕之倡我率子弟從之芝瑞彥達曰子之言我之志也於是立藉定數其用弓矢其用刀劍日椎牛設酒訓練之忽有報者曰賊已宿雙路口矣時宣和三年正月一日也光國與芝瑞彥達坐旗下列其衆於前光國對衆誓曰國家累朝以仁恩養活百姓何負於天下今方賊敢作亂此不過無知禽獸自取屠戮今我以順伐逆必勝之汝等併力並進有死無二若破此賊我當陳乞朝廷賞汝等之功衆皆聽命於是芝瑞彥達各率力鎗手伏青山峽東去二百步鳴金鼓以撓賊光國率弓箭手伏青山對岸之南山上賊分二隊以進其一自青山

之北越嶺而下以出衆之不意其一自源口穿鹿角槎而入以牽制援兵光國望見賊將入青山峽厲聲呼曰齊勵殺賊芝瑞彥達各率佃僕自青山光國率弓箭手自南山用毒箭射之皆一躍而倒殺傷甚多矢盡率子弟捨弓渡水用短兵與刃鎗手併力合戰呼聲動山嶽殺賊千餘人于水中水爲之赤餘衆敗走光國芝瑞彥達及子弟佃僕等二十一人以力戰俱沒於陣其餘亦皆重傷有中二十餘傷而不死隨水流出一人得一菖蒲石而上者族人德仁也其母尋而呼之猶能微聲以應其後取菖蒲石歸起花砌奉之始青山之倡義也族人巨源出帑爲盟主及賊入巨源坐而罵曰人亂法不亂遂遇害臘自此敗寢以不振遂歸幫源洞伏誅自竊發止八十二日芝瑞平日常持一蠻牌重五十斤上下皆冒以刃轉輪如飛彥達初爲廣福寺僧武藝過人兩手能用雙刀其勇亞于芝瑞與光國二人齊名鄉人感其義相與祀之號忠勇叢祠光國長子曰世勛次子曰世勛世勛修偉沉毅恂恂似不能言在縣揮

金如土當機而發其勇莫敵紹興三十年累用薦為舒城縣民兵正將而世勛副之世勛以民兵怯弱不足以立事乃轉招募得六百二十八人不問其所從來惟強壯是與淮西帥奇之薦為義兵部將世勛推誠延納得士之歡心亡命之徒聞其風而悅之期約月一會椎牛酒以二千五人為一隊隊有長十二隊為一部部有將置義士簿具姓名鄉貫父母妻子離軍之日所居之地皆謂之義士假之資使之阜通以贍其衣食之費犒設之餘使分其肉與貧者示之仁戒其竊發禁其騙挾示之義聚會之際長者居前少者居後示之禮牛酒將竭再與之約至期則世勛先至示之信自三月至十月人人壯健皆奮勇願効死力至前十一月一日各散去安其家人而撫其黨約閏十一月一日悉會于縣南二十五里栲栳原前十一月十三日金賊數千騎忽至舒城燒縣市煙燭燭天世勛望見嘆曰天不使我成功邪義士既散烏可以疾來也次日早義士至者纔六十人世勛引之入栲栳原方議遣人促義士虜

騎千餘驟至原大呼曰詹將軍可速降統軍使來招汝奏之以官世勛叱之曰我大宋義士豈肯降汝死番狗可來共決死揮部將王悅王僕等直前奮擊原中狹而險虜騎失利遂敗而大奔虜騎怒世勛罵不已攢箭射之世勛額被一箭身受四箭傷重一夕無語亦不呻吟次日早呼其子大淵戒之曰我今死矣汝必繼我之志言終而卒少頃猶能張目視人其長子輔謂大淵曰父告爾未答故視汝也大淵於是撫父之額而號泣曰父苟終所不繼志於金賊者有如栲栳原乃瞑目因累之以被數重瘞栲栳山中親隨黃福等侍其子歸鄉悉具其實父老至今尚能言之後五年始改葬焉方義兵散去而未集也世勛自料力不能敵時戚方握重兵守北陘關世勛以書說曰金賊在舒城者某知其無能為也太尉握重兵在此去縣五十里豈可坐視其殘吾民乎願太尉畀以千騎必為太尉破之若幸而成功某豈敢專之哉惟太尉亮其忠赤方觀之躊躇不報識者謂世勛智略世勛驍勇使義兵盡會則兄弟

相衛如左右手未必無功惜乎迫於賊而急於戰也後大淵占籍淳光鄉人悼必勝世勛俱以忠義沒王事併繪于叢祠必勝居中巨源次之光國之瑞彥達又次之世勛居彥達下子弟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上佃僕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下必勝世勛親隨各二人在佃僕之內各有姓字位號滕先生之家傳碑在門內之左鄭府君之廣記碑在門內之右往年災旱有求必應不可悉數淳熙庚子紹興甲寅慶元乙卯歲皆大旱禱于祠霖雨踵至歲大稔祠宇與所立碑多歷年數寢以弊壞而叢祠之英爽則益顯或形於夢寐或見於巫卜而德仁年踰九十仕為將仕郎於忠勇祠之事身履目擊乃率其族及耆老胡感洪等重建其祠而新之群請於縣願核實申奏乞降封額邑大夫三山鄭氏從之且曰茲事若緩而實急風教所關奏賜祠額曰忠勇贈五將軍位秩有差又群請於余以忠勇祠傳為請余同邑其何所辭於平詹氏之忠義非恐有責於

朝而欲以死報之也特忠勇所激不容自遏故遇寇盜常如鷹揚虎賁必欲搏而噬之以至嬰鋒鏑蹈白刃死而弗顧夫豈區區者之所能決為哉彼其中必有所守亦猶齊之王蠋漢之關張唐之張許輩知有忠義而不知有其身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今詹氏子姓之繁功名之會滾滾日新而必勝之十一世孫復以樞密劉公薦于朝一文一武同歲入仕則天所以報詹氏之忠義亦不孤矣天下之士聞詹氏之風慷慨自許而日趨於忠孝之域當何如哉余以是嘉之故特發揚其事如右

宋查待制道傳

從兄陶

羅鄂州

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秘監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沉疑不群罕言笑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鰥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鰥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與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廉之狀以聞優詔嘉

獎遷秘書丞徒知果州特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忠
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水指發弓露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
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邪遂微
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問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
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
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咸平四
年代歸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
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
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緹貪猥者若干朝
廷議其否臧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
以道名聞拜左正言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副使召入拜工部員外郎
充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
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龍圖閣待制知白孫奭王曙竝命焉加

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
真宗朝退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
年以耳聾表求外任得知號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是秋蝗災民
歛道不候報出官廩米振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
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
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純厚有犯不
校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嘗出
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
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
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
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
翁家翁喪負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
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播

紳服其履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陶字大鈞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為常州錄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朱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之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宰相言當今習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院陶索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歷任都官郎中遷職方陶卒時詔錄其少子前昆山縣尉慶之為太常寺大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許孝子俞傳

胡安定

許俞縣人也按羅鄂州志言歙州題石碑稱許述祁門人而安定先生為許俞作傳言縣人今從歐陽公所行狀言歙州別本又云言城人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風采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將下筆立言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述有名於時為尚書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之聞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曰觀汝登科之後沒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濬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父喪摧毀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發閉室靜坐未嘗出覩赴牧守之召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

其孝道制滿赴調上超資授揚州從事

程祠部遵彥傳

楊端如

程祠部遵彥者鄱陽人其先自歛徙忠壯公之後也舉進士歷任州縣有惠政事母以孝聞且性介慎耻干謁蘇文忠公薦于朝詔加權用官至祠部郎官卒○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耻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

還都下未有差遺碌碌眾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弟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其伏朝典詔中書量與擢用

曹屯田矩傳

李以申

曹屯田矩字誨之休寧人父汝弼以經術德義高蹈州里攻篇什篆隸號松蘿山人有海寧集舒職方雄嘗為之序謂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矩登景祐乙科官至屯田郎中其任都官日因父贈殯中丞燎黃之夕芝產堂上郡上其事被旨以所居為忠孝鄉孝芝里孫夫文及並登崇寧第文任睦州建德丞方臘竊發死其官詔進秩三等與三子因澤世稱忠孝之家會姪孫熙登紹興進士第官至我監簿庶之子至以郊恩補官調無錫尉獲盜賞改承務郎嘗主管官告院進承將作監知江州直秘閣卒不務擇樂惟事道此爾乃忠義自將能知分守寇至不避用死其官特厚卹章進秩三等非徒使節樂之士增氣而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聞風而愧焉尚其有知欽此褒贈可贈朝

徽宗與三子恩澤宣
四年六月十八日

宋故左承議郎守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
程公振神道碑

汪龍溪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
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
一日虜坐城圍糧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
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達四人者
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
哉顧誠亡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
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
哀其忠降書褒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
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禱
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壻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

大父溥父翱世業儒爲聞家翱以公故贈朝議大夫公少有軼材未冠
求師文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
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
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
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
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復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
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
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離公孤立
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
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
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于矍然曰
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
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

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怒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犇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

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弊欲試之民事條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釐殺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過得旨即著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嘗當察有司事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七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

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故規虛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
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
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
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
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其
悉其略曰周公作鵠鳴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逮天之未陰雨
綢繆傭尸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
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
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願欲法健羨疏左右近
習之臣而揚戩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得肆因譏家令馮揚將輔太
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
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
詔鞠龍德宮近侍梁祈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織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

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
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瞻下
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數爭截去為榮
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歲年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
次木名生公卒之其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
太夫人瑩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
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
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
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
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
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
侵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眾憚殃而追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撓

搶而石窳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
美曾不慨息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按程氏世譜公十二世孫幹幹生忠忠生四子曰信者
自歛遷樂平抗橋信生廣廣生正元正元生承憲振曾祖也

凌待制唐佐盧諫議臣忠傳

羅鄂州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府司戶帥梁于美
甚器重之就差夏津縣令河北有疑獄唐佐往決之得其情人皆感泣
夏津是歲旱比還兩隨至時號縣令雨獄上進秩二等召為勅令所詳
定官遷光祿宗正丞歷京畿江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嘗語侵王黼請
祠得南京鴻慶宮翰林承旨鄭三益薦其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髯閑
於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錄府尹罷連坐謫衡州酒稅後知嚴州
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
警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
勸緩准慷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冠益充斥與戰數十合殺傷過當

三年除知應天府虜騎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兵誓以死
守及陷被執虜欲降之指頸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
樞轄不從使留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世豫捕致大
梁怒曰何為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虜一世皆欲殺爾
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遂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
見梟劉豫之首豫羈其妻子於穎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穎昌
妻田氏以唐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穎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又
有盧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臨安府司理召
累遷右正言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此矣後
扈駕至建康虜騎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溺水中後數日上
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斂贈諫
議大夫與兩子官重建忠孝坊記旌善以坊蓋古者式閭表里之遺意
新歎郡合城坊二十有六其闕君親大倫足以示勸
者惟東北開忠孝坊為然坊始於前太守魏公克愚為諫議盧公臣忠
暨諫議六世孫郡學掌儀錫建之也按郡志諫議公縣人政和間上舍

及第高朝南渡以右正言居蹕幸金陵寇逼御舟公噴叱之蒼皇路兩
船溺而卒焉沒來者見其拱立江底儼若奏事狀上憫焉賜錢并衣以
蠲贖世其家其大夫葬縣之盧村端平間詔立祠賜號忠子孫建令獨
其坊厚倫美化天下國家要務也庸人慢之賢守慎焉魏公可謂其務
者矣諡之子昌黎伯朱文公皆言到股事然發一念之誠天且鑒之胡
臣之轉君平時之事親平時之孝人鮮克知履變如諫議而後忠之名顯為臣子
者豈願變故而求名聞哉上之人贈之表以勸世之為人臣子者
盡忠也坊變於元貞元年九月速皇慶元年十月有十一月重建議也亦非掌
儀其身任之嗟夫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天典民彝時有古今不變為
理無古今也掌儀之子顯祖誠慈敏練能世其業請余記之辭不獲為
以變彰不變者理匪私其盛篤勸臣子延祐六年八月二十有二日甲
辰陳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四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乙集

行實忠孝

奉使直秘閣朱公并行狀

朱文公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為陶雅
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為儒尤以沈默
自將是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
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
會景迂晁公說之為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
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將其間聞見日廣文章
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
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
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
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道奇

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我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旆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虜相粘罕于白水瀼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我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

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慮人怒絕其饑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日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壹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王貴

人亦多遺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為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資金銀綾絹為賜故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問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徵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華章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空舉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致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諭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于林及司馬倬入館見之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林稱公忠節嗟歎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其忠宣公及歷陽張公偕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輜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上從

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數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審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為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昇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關進朱勳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大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栾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為者其氣骨雄渾援摺精博明白踈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散微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于初登第時嘗往拜公秦洧

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六年喜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為謀葬故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表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附焉喜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在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入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宋故左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協忠大夫累贈太尉程公全神道碑

程從道

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閣門事帶御器械程君永正奉事狀一通以告易曰先公之沒今十有二年其死國之忠固已著于命書載于國史而墓

上之碑未立予吾同宗也知其詳敢以銘請易之先居河南與公實同所自出謹不敢辭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全字禹昌世為徽州休寧人其先曰靈沈者梁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禦侯景有功廟食于鄉忠壯之後曰澗者唐歙州都知兵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國禦黃巢有功事載郡志中丞季子南節唐歙州兵馬先鋒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領軍衛大將軍上騎都尉始居休寧陪郭即公五世祖也曾祖承敬池州學教授祖宿舉進士官至迪功郎玉山縣令父昭饒州學教授贈朝奉大夫母余氏封令人公生有偉質負大志早從鄉先生游通春秋不樂應舉而喜以其暇日從少年習武藝曰文武一道不可偏廢也宣和庚子建德青溪民方臘作亂陷歙州大將郭師中戰死兵及休寧縣令翁由將棄印綬去公仗劍集鄉兵遮道請留躬禦寇于境上賊眾散走知州事曾孝蘊上其功授承節郎時遣宣撫使會諸路兵討賊公隸大將劉公延慶進攻淳安幫源洞破

之臘平策功進修武郎延慶所部將士數萬惟公與延慶子光世以材
勇聞壬寅再伐遼延慶爲都統制公復隸焉遼降將郭藥師請與光世
簡兵倍道襲涿州延慶許之公曰藥師反覆猾虜宜不可聽果無功而
還甲辰河北山東盜起張仙最黠詔龍圖閣待制洪公中孚往撫諭之
中孚雅知公名辟以行公單騎入仙營諭以禍福刻日約降中人李彥
素不樂中孚劾其玩寇罷之屬吏悉勒停于家已而金大入寇靖康改
元彥伏誅公等赦復故官高宗皇帝以大元帥開府相州公應募無所
知名叅謀汪若海稱其能入補宿衛時汪公伯彥宗公澤爲副元帥議
數不合公與汪有鄉曲之雅因請問曰宗元帥天下奇才也公宜下之
則國事可濟伯彥滋不悅會澤請進兵救君父之急而伯彥持駐軍觀
變之說乃出公隸澤俾爲前鋒遇金人于衛州公與裨將王孝忠分道
擊之孝忠戰死公亦被數十創以奇功進翊衛部一帝北狩澤遣公迎
高宗于濟州奉表勸進丁未高宗即位于南京轉武翼大夫劉公光世

以廊延副總管入衛爲五軍都提舉奏留公爲御營評議官從光世招
捉盜賊于滁和濠州轉武經大夫從禦金人于天長還駐鎮江控扼江
口進閣門宣贊舍人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扈從統制苗傅劉
正彥作亂從光世勤王時呂公願浩張公浚總中軍韓公世忠將前軍
張公俊副之光世爲游擊而分公爲殿賊平轉武德大夫開州團練使
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是歲秋光世以宣撫使守太平池州受宰
相杜充節度奏以公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轉左武大夫進封開
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公謂光世曰充御下苛而寡謀以兵屬之取敗之
道也光世奏請移兵江州或漏公語于充充留公不遣是冬虜酋兀朮
犯太平分兵入池州公以衆寡不敵堅壁以俟援師而充檄查至公不
得已率麾下敢死士出戰殺虜甚衆會日暮未決虜益生兵至遂死之
時建炎已酉十一月廿九日也後五年紹興癸丑光世帥兵駐池州乃
上公死事于朝詔進官六等錄其後一人而以協忠大夫告其第又以

未正累遇郊恩贈大尉配金氏累封宣國夫人子男一人曰先勳父死國誓守先墓不仕孫男三人長即未正也次未奇疾不任仕次未彰鄉貢進士公器宇魁岸言不妄發有所許則確然當之不以利害爲念初事劉公延慶繼事宗公澤感其知己終身祀之當國家勳之際號令嚴明所部士不敢乘時以肆剽劫自守澹素若儒生然光世每欲多作首功爲請爵賞固辭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矧與公有舊不能贊立勳業以清中原及以此撓公家之法非某所知也光世改容謝之尤篤于孝友置膳坐田以養族人靖康末易擊家避亂居池州公適將池州之兵爲之維護無恤備至先公端中知六安軍亦死于節公爲求其遺櫬返葬池陽皆有人所難者惟天性過直不能與時俯仰故首任汪公伯彥繼任杜公充而及于難然杜公以公死之歲舉建康降金禍及宗初貽穢千古而公與一時死封疆之臣清名凜凜雖沒如生子孫傳芳受國之寵者未艾以彼較此果孰多乎夫定之可畏者如此銘曰

人臣之義匪忠曷安危身奉上益人所難肅肅程公忠烈之胄武畧文謨曾藉輕信方寇陸梁自睦犯徽仗劍疾驅拯鄉于危渠魁就禽惡黨俱翦勇冠三軍策功五轉再從大帥往下幽燕河北招降罷其戈鋌有言莫酬有勛弗究任彼孔譏堅我素守天降大割王總六帥左右素韃公式應之爰先啓行禦虜于鄴迎鑾于宋預建大業外佐幕府內參御營胙土分茅適駿有聲二豎逞凶變生肘掖公與勤王勳在廟拓虎旅沈沈成彼池陽姦相趣之遂死封疆載恤遺孤載頌愍冊天子念忠異占馬革公身雖沒公名如山愧彼不忠雖生何顏冠劍之藏故江之浹公神不亡未安于此豐碑載道刻銘章忠天所佑百世之昌

宋詹孝子 惠明傳

羅鄂州

詹孝子惠明發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鬪殺鄰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受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爲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

齧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有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母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廳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命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為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胎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

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為事至今猶存

書張公子竹溪事

朱文公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人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味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子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

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
既望邑于朱喜書張朝翰詳字公行婺源人相洪州文法當世
力軍微不第自補進勇同遇思遷武校尉知節王韓世忠從
子所難能者先是玉諸父有名乎者念兄弟之貧均已產分之
端公字仲道少孤事母孝况教有核勘將就職聞右相杜範以
願財賂之不生而居其家

汪端明立信伏節記

張子長

汪公立信字誠甫少慕名節激昂有救時志舉進士甲科仕州縣佐幕
府在在垂名處仕雖微然特負時望每朝廷一清要官缺議者皆謂公
宜處之當時用事大臣亦心知其賢以其不屈意少降下故終不得在
選中自為小官時未嘗爾以事上庚申歲我師退自鄂州費信道既問
上冒說公一時聞外之臣惡其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

興亡沒官物為罪名擊去之於是向士壁守長沙彌九月過南師以
完其用解圍稿設錢為盜入被劾去謝枋得募傳二社民義以保鄉
井費官錢二十緡幾不免於罪公以制置官參議官佐趙葵于沿江募
府葵去而馬光祖代之公是時猶在府也光祖與葵素隙且欲迎合費
意被旨即召吏稽旬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
燕設錢三萬緡為葵散官物聞于朝公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
時趙公在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撻拾之公一日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
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
勉為之公曰使立信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効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
不行公遂投劾奉祠去初公通判江陵府而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
公及在沁江府亦謀議寡諧公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倡道既得
政文臣大官其名閱才業出已右及同功一體之人皆經吏議被重劾
於是舊臣在位者無幾顧邊帥閫非其人則外禦無法乃選拔材良登

進公自庶官制置荆湖然未嘗有所迎謁附麗也公至江陵澄清庶務
練兵勸農增陣浚隍麥稌畢峙軍容相壯民賴以少安公事君訓兵皆
本之以忠貞而治民濟之以明斷故上下咸服其德而人亦莫能欺也
公所至壁壘旌幟無所更益一顧盼號令而神采鮮明論者方公李臨
淮云度宗在位惟荒樂之從未嘗及外庭事大小之政賈伯道實專之
當東南危急之秋疆場日蹙凡邊遠告急者冠蓋相望謀自北至者比
比皆言我方餉兵秣馬以圖大舉而伯道狃於鄂州之役謂幸之可以
再而勝之可以幾兵餒士弱漫不加意措置乖方中外解體方延集儉
佞興起彌文以褒誦功德謂太平暇豫時尤惡人言軍事公深患之迺
貽書伯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間宴安不以爲虞夫天
之不易假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延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飲深宮肅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
師師非度百姓驚然非上求以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

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
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限見兵可得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
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里而屯屯有守
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
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竝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
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帥分東西二大府以
蒞之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
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援師期不三二年邊遠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輿觀
之禮請備以俟伯道得書大怒抵之于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公一
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初己未歲我師伐宋四道竝攻伯道爲
江淮宣撫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帥大軍圍之伯道窮蹙援絕鄂幾下
者數矣會憲宗崩於合州師還宋守臣王堅以功告于國南來元帥式

哥攻長沙久不下聞問亦帥師而退而親王居守者作亂京師我軍上下未知之佖道微知之因使人詣軍中告其故且請納歲幣以定盟既師還佖道用劉整計絕流取後軍數萬人以戰克聞中統元年詔遣禮部尚書郝經往聘于宋佖道止之揚州納幣事秘宋人上下未有知其端者及使至事始露而佖道多方以蔽上卒不使上知之也其後國家移檄數宋罪未嘗不以為言而宋人亦嘆其君之不聰且疾賈之蒙上也故立信請歸之至元十一年我師大舉伐宋佖道始拜表傳檄督諸軍出次江上以公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公受詔不辭即日上路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佖道遇蕪湖佖道撫公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公曰事去矣公勉之既至則建康守兵乘潰四面皆大軍矣公身事未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為後圖已

而聞佖道師潰魯口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公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扼吭卒宋咸淳十年冬十有二月也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免人或惡公於丞相以其三策及其死告且請僇其孥丞相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公之喪歸丹陽既葬而明疽發背死公子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府亦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而死初公之未仕也家窶其會歲大侵吳淵守京口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公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為上客凡供帳服御皆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爾視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曷不少下之是年江東轉運司發解次年登第拜官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公有妾為尼婺州年九十餘猶歷能道公家

事公居身甚儉而施予不倦處上下有禮而門內肅如也稽故臣長老
言參以裨官小史酌書之為端明仗節記按宋史云立信激從孫世曾
安愛其山水因居焉考汪氏譜激出越公第四子廣立信出越公第七
子奕與婺源源大友實同所出疑當稱族孫而史誤以為從孫也又按宋
史及金陵志云立信病篤告老授光祿大夫致仕死年七十五高郵
尚未歸附遺妻奏贈少傅立信先居建康興政坊至元丁丑歸葬高郵
都堂山子麟早卒姪
天麟為撰年譜云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乙集

行實忠孝

宋山屋先生許公月卿行狀

許仲鵬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許之先姜姓以高
陽為望秦末許猗隱居不仕雲孫毗為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
家德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允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為幽州刺史猛生式
至平原太守式生販晉司徒掾子洵凡十世至唐睢陽太守遠生二子
致發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從子知柔入江南儒生
稠仕南唐紘德化軍事知柔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子承傑檢校
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番易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衝府君贅歛之發
源遂為縣人公所自出也曾祖安國祖琳皆邑之善士考大寧以學問
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公幼
穎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門

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塤謂公天下奇男子也
受學于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嘉熙庚子試流寓
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于漕復爲舉首明年試
省別院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者吳越
之俠客也家無儋石之儲而百萬可立致復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
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爲全其家旣而去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
人居友之然後知其爲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吾視子之才足爲天下
先爲子計者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蓋指權相史高之也
公拂然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爲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
者旣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
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
君人者失權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
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

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參軍時徐公元杰
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冤死公率二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
以狂士歲丁未及戊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參軍公江制置辟公招撫
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丁友仁先生憂服闋遷臨安府學教授升
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有不才子濁亂朝綱京師目之
爲小相嘗使招公曰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
相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十告而公不往時余玠子如孫帥
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言玠無義方死有遺責乞斬如孫函
首謝蜀其所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
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丞相董公
槐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
公屢上書詆之也寶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庚幕尋改幹辦本道提
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旣至遇黃萬石有

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
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
載逾年不決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寃古心先生
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承直卽幹辦浙西安撫
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侂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
似道恨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黃鏞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
并誦林實夫所爲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其序有曰宰天下者
其量要足以容天下而後可今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而區區猶願
一言近世一種小夫以媚嫉爲納忠以隔絕爲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
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鈞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爲
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狹志趣日陋常恐諸侯
客子之來盼盼然慮其亂已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
書二十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發揚蹈厲歷歷爲相君言之非先生而

誰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與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
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至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
後能爲吾致之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併浙西職罷去公
迺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履滿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
始徐公元杰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方不
受德祐乙亥起家至殿院首薦豐山先生謝公爲江東提刑再薦公與
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闡東南未幾官軍下
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東車數字於是不言五
年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
畢召家人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庶可見先帝於地下
又命其婿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
不苟合於世者矣是嘗比於予晉山先生嘗書其門曰腰纏十萬貫是深知
予者也吾死子蓋於是而銘我焉公疎髯玉貌秀目豐頤舉止閑雅望

之似神仙中人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
三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
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尼古心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
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於座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
在元祐不黨於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誠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
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
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
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于魏子受學
有繇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
不踰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董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
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其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
六人曾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辛亥歲十一月某日葬公於婺源
北七十里之仁洪先是受公遺命銘爲狀未定而壘山先生北行死

矣於戲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
於當世之文言君子延祐元年十月日季子飛泣血謹狀

記鮑氏

宗嚴壽孫 慈孝事

程縣南

慈孝堂者鮑君仲安所居之堂也初某賊人相驚有寇至則各逃匿
鮑氏之父遇焉執而縛之樹將兵之其子奔救曰此吾父也請兵我父
曰吾唯一子幸生之以存吾後我請受兵賊見其父子爭相爲死愕然
欲釋之欲并害之未知所決會風起叢薄間聲振林谷若甲馬之至者
賊以爲捕已卒舍去父子因得脫已而賊還無所得恚焚其鄉而去比
屋盡燬而鮑氏之門閭獨歸然存鄉人驚異歎曰此慈孝之報也歟遂
目爲慈孝鮑氏傳其子至孫七十餘年人之過其門者酒曰此慈孝鮑
氏家也仲安思慈昭先世之令德懼後之人無所觀仰警飭將墜慈孝
以忝祖武故名其堂請予文以記之予讀新安志蓋嘗有感於斯矣昔
者聖人之教人也道莫大於慈孝孝者所以爲人子也慈者所以爲人

父也推之家國天下無異焉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慈孝立而百行舉矣天之生斯人也誰無慈孝而鮑氏獨享其名鄉里
稱之君子信之四方與之天豈私於鮑氏而陰厚之邪何其久而益聞
也夫人有家父父而子子安居於無事上堂有溫清之奉焉過庭有詩
禮之聞焉不知其孰爲慈孰爲孝也惟其臨患難而不變決死生而不
疑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其身委性命以遂厥志而慈孝之名蓋焉慈孝
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天其以鮑氏爲訓乎不然何其臨難不苟
免而卒以自免也使鮑氏父子不幸而刺刃於盜賊之手則爲善者懼
矣且將曰彼鮑氏父子以慈孝蹈禍則誰肯爲之入道不幾於息乎鮑
氏父子之得生全者天也非幸也且吾聞之堯父意矣而不得於子舜
子孝矣而不得於父顛鮑氏何人而父子具美哉其事甚微而慈孝之
本在焉則亦何以至於斯也無亦當時國風未泯而流風之久而我文公流
風餘韻漸被於鄉土者深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於鮑氏之事適見之

乎推而達之上焉足以事君下焉足以治民鮑氏之後必大所積者厚
矣雖然名其堂孰若施之身徵於文孰若見諸事乎懼重外而內感也
仲安曰否古之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豈以內而遺外哉予既感其事
而重其請故爲詳書而謹記之鮑氏父名宗巖字傳叔宋處士子名壽
孫字子壽嘗爲徽寶慶二郡教授有詩文行世仲安名元康教授孫也
其堂則仲安父景曾府君名魯卿所構其扁則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
公侯斯所書噫後之人登斯堂覽斯文慈孝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吾不
信也吾不信也年月日記洪杏庭續志鮑壽孫字子壽歿於唐越處
時年甫十八至元丙子將李世道軍叛歿於西鄉代父死
賊州許亦心哀乞願求金不巳聞有賊散父子俱免歸附後
歷州許亦心哀乞願求金不巳聞有賊散父子俱免歸附後
詩工而不刻註易未竟而終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制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諡文節汪先生潭民申道碑

濂奉勅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據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譏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屋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識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宗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

大夫禮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第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雲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著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願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違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夷不

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學於貧寒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
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滅之婦堅不動乃喉亡賴
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
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將及見赤跋扈自
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誣信其姦家主其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鳩張無
忌擅箠大庾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成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
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成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
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
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成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
獄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殍死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
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攝命大姓
發廩以哺疋羸其病癘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
先生醫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

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緝冒竊官中米殺之獄
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
願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
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責二郡事得
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
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
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
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讎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
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
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
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
以來竟藉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
名下疏曰不受陸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

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實地作之
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飾襲封衍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
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躉之奏陞品爲第二錫以銀章
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旋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
於縣郊瑞麥孕於泚水君子謂有漢更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
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
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
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
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省歲壬辰斬黃紅巾
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
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不
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

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
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八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
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
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二千斛民心翕然爲固守計屢戰輒屢
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居奇見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
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
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爲具
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
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
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衛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
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惠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

副使惠履國子生曲阜宣聖林朝司惠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
清縣學教諭惠正惠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
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華疎髯曠貌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
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
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
侍之官無不承顏唯恐少違其意終三大墓爲強家所侵辦理于有
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食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
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
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生立祠者嘗重構美
章亭於宛城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
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
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
先生爲文不事飾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

名家單自片牘人咸藏弄爲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
學者當寶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必
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
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
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
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
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
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重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倚歟汪公存舉于鄉對揚大
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
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會鷹隼橫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
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魯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
發爲祥應策書戴金匱啓封袞弁之寄有詔倚公尋敘成均六館咸

復直集賢進班通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柱笏
看山宛水之淡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
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汚秋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
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
罵我實主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
出日事聞中朝當寧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
俗關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公爲人

師山鄭先生玉行狀

汪環谷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衣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
皆維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
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鄭氏遂授縣尹沒而
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氏之志其妻如請俾列之典
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

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
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毋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
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史治獄不任苛刻人
蒙吾力脫罪咎者不計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鬣不與
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
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功於身也於
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
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旣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
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
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鳴踰躡遂不忍烹王
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
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
沫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遊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

文將文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觀數
百里歸殯于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
載遺奠辟踊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
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寢盛門人鮑元
康等因其地初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福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
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策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
日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
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
正十二年春先生聞斬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
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承平日久將驕卒情奈何四月斬兵繇婺源
源破徽城掠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斬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
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
弟璉冒刃入城內脯以充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

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縱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斬黃兵再陷郡
先生宿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
地折臂氣絕復蘇明年浙省平章三旦八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
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
以師山精舍歸然默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
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齎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
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敦海牙公率僚屬
至山中先生臥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
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
見先生驪甚劇論時事便宜至莫弗勅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
敝邑為江淞屏翰生民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默何心歟言
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贛管
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饌饋十六年二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發源

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浙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浙東元帥八爾思不花公監郡許都省兒公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疇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

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邪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邪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邪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般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遠長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窆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喟喟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

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早卒次
達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
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沒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
下霜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
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建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
國英實繼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
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
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
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
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
急先務其爲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間
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
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

自任誘掖後進無厭忘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
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
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
是固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
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
又折衷程朱二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說謂春秋損益四代之
制爲有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
之法而有徵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
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
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
鑑綱目凡例以經爲例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
有脫誤無從質證則虛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
欲與友人汪其泰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折經傳因衛氏集

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于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于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待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既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關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躋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荆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鳥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遊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于賦雲石下嘗偕程君丈湖南會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

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摺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羨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激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乎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濶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據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程禮部文傳

汪路教

程禮部文字以文發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

書游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
一時王公貴人如平章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相推許然安分恬
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會修經世大典虞揭爲總裁而文隸揭館
書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學教授以無闕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
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北還
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服闋再爲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
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
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爲忘年友丞
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賚賜江浙
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
咸非國家土宇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
旣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
擁衾面內臥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

終年七十一師泰主喪事殯於西山之麓有蛟雷小黨師意集縣南生
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元鉛山州判程先生養全行實

吳國正

先生諱養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寇捍鄉里生子勛
以金紫光祿大夫行饒州司馬無知銀山鎮銀山即今德興縣也因家
鳳凰村勛子彥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彥光子克璋入南唐遷里之要城再遷南溪克璋子繼侃三世襲領鎮
事歷五世至庸始卜龍門之下而居焉庸生敷敷生繹宋承節郎江東
帥幹生子潛潛生克已從仕郎真州六合尉嘉熙中韃戎犯境與沒王
事贈朝奉郎即先生高祖也克已二子長達可承直郎兩浙運幹痛父
沒撰帝王統論歷叙宋季之失又編刻河南家譜次附鳳與父同沒贈
淮西節幹是爲先生曾祖達可憫其弟附鳳無傳以子天球爲之後是
爲先生之祖天球早世而其弟天則次子贊翁繼之是爲先生之父母

發源吳氏先生自幼知折節讀書請至正辛巳舉登壬午丙科賜同進士及第授將仕郎寧國錄事先生剛正廉明一日抗言忤僉憲命爲鷲鳥賦授筆立成僉憲怒揮捥手如平生懼屢委獄多所平反秩滿需次于家時中書叅政韓公鏞出守饒援晏元獻禮范文正主南京學故事羅致郡庠典教日與郡教范堯臣同年董宗文陸元慶李晉齊郡士楊本六人講論郡庠舊有范文正手植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繪爲圖號曰松庭六客韓公嘉其樂育有成以白粥扁其齋叙其事爲詩以贈先生因號白粥道人旣而轉從仕郎龍游丞政聲益著以搏擊豪右忤郡官委以遠役曠其職僉憲余公廷心按部責郡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試泐闈壬辰紅巾倡亂協輔中書左丞老老及叅政蘇公伯修克復有功授鉛山州判出鎮泖口胡坊號令明賞罰信立營柵以防禦設團甲以保障人樂爲用寇兵蟻附而登先生出義兵力戰俘獲凡萬計民賴以安爲勒碑張嵩之右以紀其實居歲餘寇復益兵犯境先生親帥衆禦

之而爲總兵者所拘轄志不克行遂惟鋒鏑臨沒力疾大書曰國事不敢言家事不必言又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泖川之東時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夫人王氏故宋黃岡知縣壑之孫女是冬歸柩自鉛山乙未葬里之葉家山以夫人附焉子男二人長海宗工舉業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適樂平徐氏孫男三人長祖德繼海宗次祖祐幼祖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蚤有志當世雖進由科第而未嘗以功名富貴爲心故其事上不諂臨下以公泣政專持風裁其於文平淡古雅而不務險怪於詩雄渾豪縱而不尚縝活有白粥藁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國祚難復預爲文自祭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國龍游粗著廉幹非汙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年逾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嗚呼先生剛大之氣見乎志體用之學措乎事遇文治則廉幹有能足以長民遇武事則忠義勇決足以禦寇士人思其功果廟食于泖川之上水旱疾疫無不

壽焉是雖元祚既終天命有歸而先生之勤勞王事暴白其心可為後
之事君報國者勸矣維新忝內弟獲從先生遊故知先生為詳懼其久
而泯也因狀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以慰先生之
靈于地下云曾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望日學正維新書于監
學崇志堂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

行實 忠孝

汪左丞 同傳

趙東山

乙集

汪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
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
墨躡跟不檢束毋夫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
異與群牧戲為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為將帥則於某處立
營於某處置旗鼓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
軍校習騎射所有貨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者
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頭騎善馬名
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稱貸不能償父
怒同曰兄為償之吾乃耕以養父母不累于兄兄獻儒者也信其言且
曰勿語父母憂償盈其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

壬辰兵起，斬黃院紅中，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夜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獻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三日八喜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三日八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撫哈迷軍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首，開五嶺道路，獻賊轅門。於是鐵古鐵兒軍由回嶺進，元帥劉脫因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賞白金盃，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迷軍馬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賞勞，同爲餘干州同知。獻爲浮梁州同知，獻即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獻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旣平定。」

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焉。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勞之。三日八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圓溝八礮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礮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殄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饒朝廷官爵，但士卒飢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爲府。

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誘誘同謝病還
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
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
自平章三旦八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及並為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
賊勦捕參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
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束帛玄纁起同
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橫槎嚴坑
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
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墘遇賊與鬪道
狹劍戟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
拔劍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遣及恩寧普
軍于開化之鵝溪身故數創恩寧普躬傳善惡列於因解表衣之界所
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孰能及之同歸開化之馬金葉

兵守險阨休寧俞嶠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
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之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
嶠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信不往則鄉里
之人旦夕齏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
糧乏嶠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
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嶠走
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然政恩寧普以休寧
縣尹起獻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
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善葉宗茂汪周來
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為播弄握權之機矣敵心惡其姦貪邪媚不與
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嚴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
高規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
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

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秉銳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敵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敵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爲同聲援其父謂敵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况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敵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朶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敵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

休寧元帥劉致來鎮徽會暴爲甚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致又徇私專殺以造讐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爲觀國所抑遏敵嘗言趙訪學高識遠可爲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爲輔至是訪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爲觀國所短毀不聽用致先以小惠收其衆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爲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識致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致戰致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爲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八爾思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嚴陵客也八爾思應曰汪

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慶同三日八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毋憂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黃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饌候元帥數步即是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昌以意氣相許與親

見然後知之即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

相國俾平婺源黃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敵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隳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徐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平潛迫致丞相達識帖木兒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

忠義張士誠所嘗臨死不少屈已而朝廷除崇祿大夫江演九月廿二
平章政事命下已遇難年三十七事聞如故

大明故帳前管軍上萬戶追封安定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崇祿大夫柱國加封安定侯諡忠愍程公國勝神道碑銘

朱備萬

初

皇帝念癸卯歲南昌暨康郎山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
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久之又定元功
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庭諸外有朝食者亦皆賜諡加勳遣使者致祭有未備
禮以葬者官為給之仍勅史臣勒功於神道之碑於是安定伯之兄吉
輔以公嘗駐兵富陽愛其地而公族人在杭者適獻地于縣西長山之
原乃遷置而安焉臣等謹奉 詔上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崇

祿大夫柱國安定忠愍侯事曰公諱國勝姓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初名
元佐既從軍

上改賜今名其先本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之後忠
壯當侯景之亂保捍州里有功其子散騎常侍威悼公文季死節于周
父子廟食于徽號曰世忠威悼之後其顯于南者唐御史中丞歙州副
統帥凌寧起鄉兵拒黃巢有忠壯之風于南節居休寧陪郭甚盛其顯
于北者唐六合令大辨徙中山再徙河南生明道伊川兩夫子靖康末
子孫從渡江居池州再遷徽州陪郭之程五繼其絕譜牒具存可考也
公曾祖榮秀仕元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妣劉氏追封彭城縣君祖文
貴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妣鄭氏封安人考社至正末用薦為承
奉班都知不赴妣吳氏公生而英偉身長八尺美鬚鬢見者知非常人
方元政衰所在兵起公慨然思以自見乃與縣人俞茂合婺源人汪同
等團結鄉兵以拒寇亂歲丁酉公等請命

天兵下徽州衛國鄧公發同與公等詣金陵

上大統命同還守婺源以公等從征伐衛公奏署公總管府先鋒分兵與裨將李克魯徇下方山諸寨是歲十月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薄徽州衛公擇勇敢士往嘗之咸推公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籍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完者僅以身免以功遷管軍總管戊戌正月從擊帖木兒普化元帥營于婺源正兵方與之戰公率諸奇兵擣之遂殺帖木兒普化俘士卒千餘人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謝元帥軍戰却之遂援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兵犯嚴州公敗其舟師于東門追至大浪灘流矢中股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以功進領軍先鋒己亥五月從衛公畧浙西臨安大破張寇于閑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俞椿擊走僞漢守將辛申而獲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來附饒瀕鄱湖而僞漢主陳友諒方據江州數遣舟師來爭衛公與光

椿連營拒之長令公結陣敵壘之後絕其歸路賊屢不得志乃引去八月領兵取浮梁僞參政鄧邦佐棄城走進趨樂平僞總管蕭乙率五千人營于險隘衆莫敢先登公以死士持楫魚貫奮擊之奪其壁以入生禽萬戶彭壽等百人遂取樂平進攻江西十月衛公駐兵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實無降意公贊衛公卷甲夜趨比旦入其軍克明單騎遁去遂取撫州以功除管軍萬戶壬寅正月

上親討友諒于江州友諒敗走公從衛公以兵會南昌分定屬邑癸卯四月有詔 皇姪以大都督總諸將友諒益發境內兵以巨艦來攻皇姪分兵拒守公守寺步門寇犯之與戰虜其將一人寇兵奪氣而潰相拒凡八十五日寇兵戴竹盾如箕進薄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衛公以火銃擊退之隨立木柵敵奮來爭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公乃與牛海龍乘夜引兵劫賊營海龍爲流矢所中以死公泅水得脫見上於金陵具言危困之狀

上得公驚喜進陞上萬戶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之令公率親兵宿衛帳
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
公伏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
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從傍射中定邊號國俞公疾擢來援舟進水湧
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遶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之時七月戊子也
上聞爲之撫膺大慟親爲文以奠焉公春秋僅二十有一配汪氏亦死
于難追封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運籌決勝
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堅城名寨身
至力取一軍無不下之者

上悉其名故有賞賚錦衣名馬必先一軍嗚呼癸卯距今蓋二十五年
矣當草昧之時群雄角逐雖天眷真主界之瓜牙宣力之臣以佐大
業而公等委身効命之死不悔卒之勲載盟府與古英烈之士儼美齊
名其高識絕見則亦有非偶然者矣

皇上獎忠酬勲度越前古恩禮之頒不一而足又將次第討論舉行世
祿之典書之簡牘垂之後昆實足以勸千萬世爲人臣者乃序其事而
繫之以銘銘曰魏魏我

皇天錫神武龍興江淮以復中土南紅北伐拯世之屯貔虎之臣疏附
駿奔有偉程公萬夫之勇世忠之孫不震不竦維時江浙莽爲盜叢大
旆東來仗劍以從始佐元戎有聲幕府遂督偏帥孰敢予侮苗軍鷓張
暨彼長鎗公出戎行其鋒莫當徹嚴底平饒撫亦下艤幢蔽江牙旗載
禡西徇臨安以蹴僞吳遏彼楚蠻以殲鄱湖

皇念公勲顯有大賚玉馬錦裘異爾諸帥維是楚蠻反道不共窺我豫
章如蠶如蜂維公誓言廓清江漢不與賊生背城以戰維

皇討賊擢兵江干公在扈行左右察隼敵兵來乘勝負未決死捍

御舟勢孤援絕大星曉殞江水夜悲烈夫介士駢首于危馬革之忠哀
動宸極親奠以文賜之廟食載念艱虞死者如生爰受其靈官治其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益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請成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迹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瘡作偕行者詠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瘡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

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木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

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

調事得幸公每召而答戒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

下績溪簿錄其家得狷田數十畝遺書數千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

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為贊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

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求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餘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

厲志聖賢之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邁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

卷悉毀于官公沒世既久其遺事絕無知者敏政嘗從敏老問之得如

右意公與才希古思表章獨公事湮沒而無聞此遠宗後學所不能自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

2

